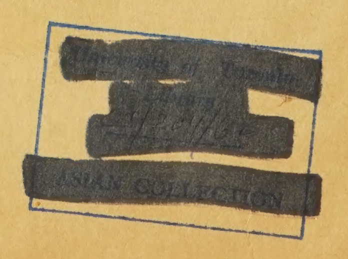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友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皐
男 馮張孫近濆
巽孫念詒
允孫思蔭 校輯
男 陸 鱗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元第二十

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日昭

（經）庚申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

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虢 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三月取鄆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林於是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异于宣十五年歸父伐邾彼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林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大原晉陽縣○大鹵如字又音泰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國逆而立之曰入○林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

此文爲盟號立傳卻從逆婦敘起先爲行借作一引子正位只用讀舊書一筆點過讀舊書正楚圍行借處因無可摹畫便輕輕一點偏將他設服離衛滿座指指搐搐一泒熱諷冷刺逐筆細描而行借神情面目活見紙上行文如入山

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敎也　○莒展輿出奔吳弑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葬邾悼公無傳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楚圍弑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晉名事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伍舉椒舉爲介介副也　將入館就客舍　鄭人惡之○知楚懷詐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　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

一段起手都用提挈之筆

俞云此節舘字起舘字結

此層只是襯托下文故皆用略筆○又云此層逆字起

陰道中應接不暇又不肯寂然便住却將許論人者重又許論一番以閒文作結猶起處以閑事作引也首尾相配又其大凡矣

通篇作三段讀凡三點楚圍作眼目首段先點後敘中段先議後點末段先點後斷兩點在首一點在尾便是首段與中段分點在兩處而中段與末段連點在一處也只一順逆轉換之法而段落乃愈明

虢之會乃宋盟後又一大文也彼以文辭起故亦以賦詩結此以辭令起故亦以幾鋒結彼以叔向作陪此以子羽作陪乃局法相準處宋盟合十四國大夫虢盟合十二國大夫然彼點在前此點在後彼但記其至而各無一言此全略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逆字結 子羽先作一引 請墠聽命 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 伯州犂亦先作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一引此兩人都留于後文照應 豐氏公孫段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正義君尊不主臣昏故圍自告 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言不得從卿禮 承上兩是字又翻進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步分頂三項却用前賜後奇從寬入緊章法辭令 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 將不得為寡君老 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 甚兢而悚也 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其事而各列其說乃局法相錯處兩兩相較精彩各見也

子羽却衆逆自作一首妙文讀州犂說君說大夫說先君一正一反字字鄭重若論情理所執最長直令人無可解辯妙在竟將他包藏禍心一口喝破亦令他無可躲閃而于是亦說諸侯說敝邑說豐氏一正一反以配之他文婉得妙此文又直得妙乃直而仍出之以曲則辭令之工無以復加已

中段乃會虢正文也晉楚狎主齊盟宋既先楚此番理應先晉而圍輕輕一著不費半點氣力便爾長占先手此雖令尹之僭實趙孟之偷然楚先而書仍先

無罪恃實其罪（法說襯楚直而不突）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照下在盟諸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妙在只是為楚謀耳）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反掉是放活法委州犂蒙失君等）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語只一筆撇去敏甚）祧遠祖廟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一段以伍舉為起訖）垂櫜示無弓　許之（結上轉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頓）虢鄭地　尋宋之盟也（點宋盟為讀舊書伏筆）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午祁奚子　得志謂先歃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晉則以信爲本數語實獲聖心故左氏亦特特詳載祁趙一番議論爲一篇之主而并不復釋經則兩篇各以避就爲章法讀者得之互見之表可也

因盟讀舊書文中亦便句句將宋盟作說說到趙孟亦便將他從前相業伴說此皆相題行文移步換形要訣不然何處得有現成親切文字耶

祁午以楚得志于晉爲恥作兩層說趙孟以楚僞于晉爲信亦作兩層說然祁午前一層說晉恥畧後說子恥詳趙孟却前一層說晉不害詳而後說吾不患略整中有變不板不支要之兩層雖截而實一串也

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四字罵殺此輩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林云上就國說下就相業說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爲政以春言故云七年●正義曰殷周雖改正朔常以夏正爲言此春正月故爲七年年末醫和則云八年●按晉語及諸傳文蓋晉自以夏正紀年也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爲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

前後都以機警用事中幅獨奏和平之音最文家跡密相參疾徐相赴妙處此又以相錯爲相配者矣

讟誹也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

云

賜矣 受午言

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楚以僭駕亦不弄得志 對令尹句 又云晉以僭

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不信以爲楚駕亦不等作恥 數語理足

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

而詞甚嗄

穮耘也壅苗爲蓘 ○穮音標蓘音衮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

借蓺語意甚明

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 恐未能自信也

對子力令名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 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

能

末段尤是一則花園錦簇文字一路相接而下字字針鋒相對讀之心花怒生一假又分兩層前一層又當分四節以首三節爲主末是隱諷却因州犂代他解說下便從而直刺之以州犂子羽兩解兩駁爲一節次以國子說到代二子慼已無可進步便抽筆說轉反爲他作緣筆末更說到毫無譏刺文心有轉無竭文境屢變彌工非漫然造筆作游戲

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自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正義云穆子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愚按當兼衣服儀衛而言看次于州來篇是何等服飾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犂曰

對不可不戒

狡猾之極

與首段亦相對處

一命云单著服

单著衛

補出蒲宮

生活也　大抵中間州犂子羽兩髮兩髮國子招齊一緊兩鬆前三人以尖穎起後二人以渾厚終此自成片段不容紛錯者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言假以飾令尹過聞諸大夫譏之故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爲君　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　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爲憂令尹不反戈　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　衞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後一層又當分兩節先提出子羽評論諸人是就前文提出中間一人作主首叔孫次左師王鮒次子皮子家分明將前段首尾五人作類叙而另以陳衛齊三人作類叙也叙次錯綜而片段各不相紊是何等机杼

州犂子羽首尾照應而子羽又各多寫一層蓋此文以晉與楚對而首尾皆以鄭為論斷也密甚

虎錫周曰前段州犂子羽一段往復加林戲相樸無一毫放鬆入後如浮雲之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俞之云

二字寫一時考覩窮謀光景如聆與鄢陵巢車一段正同若無此二字却似盟後私論意境便不活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其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上段抱之主也

二筆縱下段便總一筆起絕妙束上落下法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又申說一遍九通寫十憂字疊疊

在空際極容與閒雅之致合來方成天地間至文選家摘錄前段知其領悟少也　妙批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乃得

此篇本傳取鄆事却歸重論楚圍佳甚取鄆首敗弭兵之盟罪在季武而以戮叔孫此便是楚圍虐虔首段詳寫叔孫不以賂免全為中段叢論張本而趙孟先處稱齊使之不當戮後併極論齊盟之不必拘此不是出脫取鄆之季孫乃所以殺楚圍在會一團驕亢之氣而稍除其虐也故末因賦詩自王併許叔向

如貫珠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逸書　今周書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　開憂　言以兆也

揭起亦揭收　又

逸身揭結一筆

知物其是之謂矣　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　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兵未加莒而鄆服　莒人告於會　故書取而不言伐

美矣君哉叔孫首勸飢評身圍定當切齒

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　尋弭兵　之盟　而魯伐莒瀆齊盟　瀆慢也

教然已伏虐字

請戮其使　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　樂桓子相趙文子　桓子樂王鮒相佐也　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

一番凱評作收煞而以求諸侯同應濆
齊盟以虐𢆶甚回應請戮使首尾一綫
論事則末段爲餘波論文則末段爲結
穴讀者幸勿以鶴脛爲長而截之也
既爲取鄆作傳却不敘季武伐莒一邊
事而敘莒人告會一邊事連類而及直
敘到令尹自以爲王一番議論文意蓋
承前篇而來其不合而分者以此篇另
成一種筆意也文首尾兩段中分兩段
段段都用短峭句法而層層洗發意以
複而得曲詞以簡而得雋婉約風流循
諷不倦　通篇無筆不轉轉則不滯轉
則不窮下筆枯直者亟奉此爲换骨金
丹
起處口口尋盟瀆盟知此盟讀舊書而
先晉爲楚圍極得意之筆後文趙孟所

○○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踁叔孫家臣叔孫曰、

提一句起○此一層是正意下○五六轉反是　言不戮其

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使必伐其國

餘意　一○轉○文○情○從○庸○字○生○出

是既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爲國衛如牆爲

○二○轉○○○○○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林)有隙可窺有人蔽

壞可踰是不能蔽惡何貴乎

○三○轉○○○○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牆

○四○轉○顧○正○意○怨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季孫之

○五○轉　○俞○云○衛○字○惡○字○怨○字○逐層呼應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守國叔孫伐莒出使所從來久

今遇此戮無所怨也●正義曰季孫非不使也上卿守國居多年

○六○轉○○○○然鮒也賄弗與不已

○○○○○○○○○○○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故裂裳亦不相逆

以持特斯破而其賦詩自以為玉亦卽伏于此中也通體神脈貫注可想

叔孫語一連幾轉後却一面說一面名使一面裂與又一面說寫來神致如生的的妙筆

趙孟語分兩段讀前段只論叔孫不當戮後段并論取鄆不必間而未以去煩順結後段看善倒結前段反復曲暢近情切理至文也　兩段各有六轉妙甚

前段又有兩層上一層免之以勸左右下以何患串說下一層免之以靖能者下以歸之申說兩兩對仗後段亦有兩層上一層泛論從取邑說到主盟下一層切論從主盟說到取邑兩兩迴環尤妙在前段解叔孫却以子之郡吏比

先問後請安頓有法若併在于一層說則累墜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亦提句起一轉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二轉申說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勞事正義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喻不堪也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三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四轉跟能字另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境好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

左繡

側後段解取鄭却以子之執事比倒都用對面翻轉看法而一安在上層一安在下層恰作首尾似此章法豈鹵莽者所得夢見一二也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丶丶○五轉丶丶○子會而赦有罪魯不伐○串說又帶前一層來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六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看他換頭起調法一以提筆為轉筆妙甚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轉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引其封疆○引正也正封疆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過則有刑猶不可壹○丶二○轉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放三危夏有觀扈○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商有姺邳○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姺西典西禮二反周有徐奄○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

末段亦有六轉奇絕　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必以爲道道以僻虐顛倒曲折較

淮夷遂踐奄　徐卽淮夷
自無令王諸侯逐進　三轉　逐猶競也　狎主齊盟其
兩層起說都相配　大詁纂
又可壹乎　彊弱無常故更主盟　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　紙成二
此又以複筆爲轉筆尤宜看
之又焉用之　焉用治小事　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
禍但轉說轉有精神　四轉　爲弭兵開一旁例
誰能辯焉　辯治也　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吳在東濮
在南今建寧郡南　矣
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五轉
有濮夷釁過也
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
一轉　直應前社稷合兩段
無亢也　亢禦　爲一總收兩段
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結請戮其使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大明

前兩段用轉法同而筆更奥刻真有轉無竭也

首段以請帶起與帶結中段以乃請諸楚起同請諸楚結末段以自以為王雖可不終起必以為道再可久已結皆自成片段處

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意在首章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明小宛恰對妙絕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亦提一句起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

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

雖可不終一味轉

趙孟曰何故

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一轉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二轉

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三轉

諸侯將往若獲諸

孫執升曰有叔孫穆子之必不行賄自有趙文子之固請于楚後人旣薄于自待又薄待天下人謂非貨難免也噫

此篇當與垂隴之享參看前文七子賦詩趙孟每賦一荅極其整齊此則穆叔子皮四賦兩荅極其參差又前文于賦詩前先作一領而于後添出許多評論此于前亦先作一引而于後亦添一番閒情左氏刻文于相準而相錯處尤見其變化之精

首段寫趙孟之謙末段寫趙孟之樂巾段寫出一堂和氣滿座春風字字謙正字字樂也令千載下人猶爲神往

四轉

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五轉）（以不義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六轉）（爲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會罷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受所戒禮畢而賦詩）

賦詩先作一引寫趙文子溫雅之極

（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瓠戶故反）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知欲一獻致）

中段分三節前二節穆叔子皮分賦而說詩則賓主對舉後一節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同拜而舉爵則兩意雙承似前偶後奇筆法末段以空筆收結通篇于諸掉尾中特爲醖藉無窮也

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夫人趙孟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 按雖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猶當三獻而趙武欲一獻者撝謙之辭耳 趙孟辭 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 私語 曰武請於冢宰矣 冢宰子皮請謂賦瓠葉 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 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 穆叔賦鵲巢 鵲巢詩名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晋君有國趙孟治之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 亦詩名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也 即從蘩字生情斷章得妙 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 子皮賦

舉爵節于賦詩外又換一話頭想見古人觸處風雅 小國句承前節免戾句承後節以一筆綰兩層句密極矣 王或庵曰一幅鄭宴趙孟圖人人聲音笑貌俱繪出寫生妙手 此一宴也雍容和樂猶見三代遺風過此趙孟卒而晉日衰韓宣聘鄭而後無復有循典禮修宴好者矣陵夷至于戰國三代遺風掃地而後世遂不可復見嗚呼吾不復見此樂此豈特趙孟一時之嘆哉千古同慨矣

野有死麕之卒章 ○野有死麕詩名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脫吐外反●補正趙子常曰尨喻楚諸侯惡楚圍欲趙孟安徐馴擾之 趙孟賦常棣 ○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 ○合兩詩作一聯絡得妙 可使無吠 愛子皮之詩 ○分明指是趣極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 二三大夫皆兄弟國與起也 ○人人皆賦詩贈荅曹大夫何人隨行逐隊而已不學之可羞如此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盛筵難再不意遂不復見此樂成詩讖

左繡

此傳爲此多趙孟卒張本劉子前贊後諷卻以趙孟語爲主看其以前二句承上後二句起下著筆不多而通篇轉棙在焉平平叙述文字無處無結構也

前段極贊禹功諷趙孟遠續正是極善面奉語看其從禹牽到吾從吾卸到子又從子挽到禹字字圓潤筆意最曲而腴

後段論常格趙孟不復年句當作提喝諺語當作斷結今偏倒轉用卽不然以不復年句接其趙孟之謂後便歆祀卽事分頂神怒民叛一片說去余偏橫插于中使連處忽斷盡而復起其手法真神而明之矣

下文見景生猜卽一稱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 王周景王 定公劉夏

美亦不作寬套語

潁水出陽城縣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

劉子曰美哉禹功 見河雒而思禹 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弁冕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其服冠冕有國家者皆由禹之力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纂禹功

詰

趙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功德對遠績二句生出下文

言欲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正義儕等也言吾等于彼卑賤苟且飲食之人也

起得秀當面極其贊美轉背便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八十曰耄 耄亂也 其趙

孫執升曰遠績禹功劉子勉趙孟以勤勞王事也朝不謀夕語誠髦荒褻慶歷事四朝半葉猶憂儲嗣純仁年踰七十遺表勸帝淸心大臣心事如此彼趙孟者何以得年

兪選自正月會虢至舘于雒汭爲一篇云晋楚兩卿迥乎不同一是輕浮少年飛揚跋扈一是休因餘氣安靜曲謹故老知耄及彊不義也是兩人定評不終不年是兩人結局左氏叙令尹一段即叙趙孟一段兩兩相形情狀各露評亦作

此段結局取鄭事一邊寫曾夭許多抱歉許多解紛季孫只嘿無一言一邊寫曾阜許多消遣許多賣弄叔孫只借題發洩皆摹神之筆也

極其訕許 劉趙且然 何况祿祿

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爲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以此句承上起下轉得秃言將死不復見明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爲此冬趙孟卒起本提一筆後文丙

○叔孫歸號會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時解紛卻成千古定論恨季孫伐莒番分應使巳幾被戮欲受楚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對旦及日中二句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一

左繡

天語先单後對单語便先對後单欲嬴惡嚬本對上相忍為國却又與下指楹不去相映成趣似此用筆安有一字粗率不歸雅鍊者

此篇是先案後斷先叙後議體但斷處却于案似屬偏枯末段議論又係旁及乃其妙正于偏處見全神于旁筆見正旨此等筆意不望後人讀而知之又安有臨摹而得之者耶

只起手兩語兩人曲直了然子產之唯所欲與明知犯之欲與楚也即請使女擇亦明知妹之傾子南也至既適子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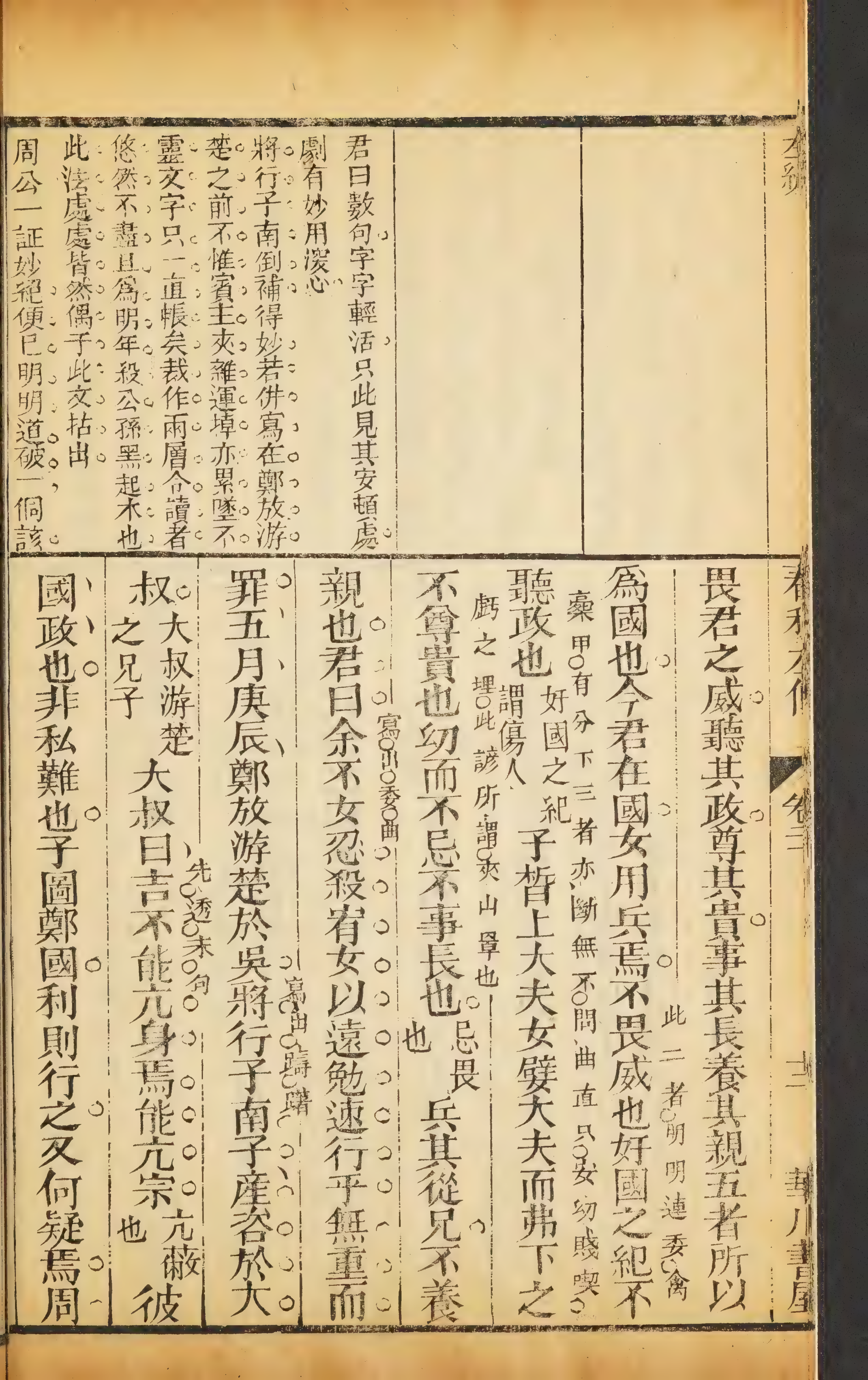
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嬴而惡嚬乎 對相忍為國四句 言譬如商賈求嬴利者不得惡諠嚬之聲●正義言已伐莒求利不得惡日中不出 襯映隨墻語 皁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詐可便作棟樑自遇 楹柱也以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

○鄭徐吾犯之妹美 犯鄭大夫 公孫楚聘之矣 立矣字又字 楚子南穆公孫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愛書已具 禽鴈也納采用鴈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 絕妙戲劇 布陳贄幣子皙公孫黑

黑亦可以巳矣而櫜甲以圖見傷于逐乃其所也子産反以為直鈞幼罪數而放之殊屬不平却不知正是欲擒故縱先輕後重之法觀于太叔之咨徵示權宜之意太叔亦以國政推服絕無後言至尸黑于周氏之衢而子南之獄平矣通篇當以子産為主一則曰國無政再則曰國之大節試問黑其能勝于楚乎太叔曰彼國政也正與明應而一則曰夫豈不愛再則曰何有諸游試問黑其能逃于楚乎蓋雖放子南實為殺公孫黑伏案所當會意于言表者耳

前段描寫生動却語語伏線藏針中段定罪分明却語語雙關二意末段局外閒談却語語旁敲側擊著筆此處注意彼處作者眞有手揮目送之樂也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射屏即擊縱即黑死于此矣抑揚妙絕香口如生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正義曰夫如夫道當剛強也婦如婦道當柔順也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強顏語絕倒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上兩字是大夫皆謀之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經下一語是權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戈子晳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于楚乃者不得已之辭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



君曰數句字字輕活只此見其安頓處劇有妙用深心

將行子南倒補得妙若併寫在鄭放游楚之前不惟賓主夾雜運掉亦累墜不靈文字只一直帳矣裁作兩層令讀者悠然不盡且爲明年殺公孫黑起本也此法處處皆然偶于此文拈出

周公一証妙絕便已明明道破一個該

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

此二者明明連委禽櫜甲有分下三者亦斷無不問曲直只安幼賤喫虧之埋此諺所謂夾山暈也

奸國之紀謂傷人

忌畏

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寫出委曲

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

寫出躊躇

大叔游楚之兄子

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

先透末句

亢蔽也

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

蔡一個該殺矣結句現身說法尤極指點之巧作者亦借以收拾起處所謂貌偏側神全者乃於此交得之

此篇一頭兩脚格鍼車千乘鍼之罪也方曰罪秦伯下兩段一叙其知過之善一併叙其知人之明隱隱見得后子無罪便都爲罪秦伯下註脚矣此作者之微旨

鍼之奔晉由于懼選懼選由于多車故兩段又以前段爲主于享晉侯極寫其奢富正見其寵如二君處然以懼選而來亦將知過而歸後段吾子曷歸即承前段說落以懼選而來亦將待五而歸

黑又死于此矣

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蔡放也○蔡蔡上素葛反說文作𩚫放散之義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然則何有于子晳 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夫音扶●正義夫謂周公也

二君懼選筆法簡鍊之極入後人手數百言矣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 其母曰弗去懼選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癸卯鍼適晉

先插一筆

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罪失敎

叙法簡鍊入後人手數千言矣

后子享晉侯 爲晉侯設享禮 造舟于河 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造七報反李巡爾雅註比其船而渡也 十里舍車 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 自雍及絳 雍絳相去

左繡

末仍以后子論趙孟結以後之不敢玩以悔日合前之知過合圖雖多車亦免于罪矣文字逐層生出而其意則前後一綫非粗心所得漫讀也

看來首段正寫多車次段回應懼選本事已畢秦君何如以下只是餘文然從此引出結處知人之明以抱轉前文如過之善通篇恭以三點后子爲眼目兩點在首一點在尾亦前偶後奇章法

千里用車歸取酬幣 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齊其八百乘一故續送其八酬酒幣 （後人）終事八反 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敬於所赴 （陸運之法本此）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諷刺絕佳） （西人率直可愛） 言已坐車多故出奔 女叔齊以告公 叔齊司馬侯 女音汝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 問何時當歸 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

前後以必歸、吕歸爲承接，以兩天贊、兩待字爲映帶，以知過、翫愒爲對照，以合圖、將死爲五斷。孫執升云：知彼知己，益兩得之，得此文之要矣。

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補正言其先世必有大功德于民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正義言少有不至于五年者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於金反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苦盍反●正字通

揔爲明年殺公孫黑張本以子産弗討句爲主只一欲擒先縱法特作不了語而後文隱隱動

第一層公盟只是陪起第二層私盟故前只渾說大夫後乃詳叙六卿爲七子作地知其一字不亂下也負薰隧盟至著註可謂來處收根隔年下種著矣

此先提後叙格開手提一敗字卒字下作兩層註脚先寫崇卒倒然大敗乃以逆提順應爲章法也左氏直閒後人無數法門

音挈・按玩愒遲之意可見矣即前所云偷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

○鄭爲游楚亂故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産數子皙罪稱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于六卿故曰七子子産弗討子皙強討之恐亂國提筆便全神俱動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無終山戎即大鹵也崇卒也崇聚也（奇）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本一氣說下却將荀吳嬖人不肯即卒事揷入便合情事不直此橫雲斷嶺法左氏慣用之筆也

上半叙謀下半叙事連寫兩克字兩于字三為子四之字作章法字字寫得變動踴躍筆下似有五花八門之奇極為崇卒描畫生色　叙戰短篇含前褒戎敗制等讀之乃見左氏出奇無窮處

王彧菴曰為五陳至誘之陳法也未陳而薄之戰法也舍車為徒益以險阨不利于車乃兩伍專參皆卒而偏仍以車益以偏為誘欲致之專參之間而夾攻之此陳法也孚宵謂于古以兵法兼文字者唯孫子以文章兼兵法者唯左氏觀此種便知

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八以當一車之用○阨音隘）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以二伍當一車困翟于阨皆有克道本註似欠明）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補正曰蓋古未有此法）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魏舒能却是荀吳能）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拒九甫反）（下三項陳名當實字用上二項陳名又當虛字用必不作一色筆墨）以誘之（林道阨難于用眾制此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也）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經分三項。傳寫成一片。却以中一項爲主。看其提主叙入而帶叙去疾。插叙疆田末。单以弃人斷莒展。簡凈處字字有法。

一斷。一案。引詩一證。順逆有法。而用筆特輕。

此篇是兩對格。上半問疾起。博物重賄結。下半視疾起。夏醫厚禮結。又各後半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莒人先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疾奔齊在襄三十一年 奪人者人亦奪之

展輿奔吳。吳外孫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此春取鄆今正其疆界

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務如字又音謀一音無瞀音茂一音謀 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奪羣公子秩是弃人 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彊 四字腴提下分兩扇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都有出後一番餘文遥遥相對此篇法最明整者或乃分而二之豈負作者豈淺鮮哉

鄭僑不但博于神道尤博于人道秦和不但良于醫疾且良于醫國篇中名理精言間見層出兩對工力悉敵合為宇宙不磨之文

上半又分兩層前層兩神平對後層兩生疾平對中著一段承上起下作轉棙下半亦分兩層前層言不節生疾後層言不時生疾中亦用三句束上生下作轉棙而上半前後各對下半前後遥對上半無起無結下半有起有結此又整齊中有參差整齊則局不渙參差則局不板誠為之盡善者也

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參音森●正義引括地志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

左繹

兩神對叙一則略賓詳主一則有主無賓俾縮變換有法益文格如大陣包小陣大陣既方其外則小陣不可不圓其內矣　當世必有以壁齊病僕者作此語以解之

君曰叔虞●正義曰此叔虞卽唐人之未君下帝命邑姜之子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震本又作娠之愼反又音申●說文女妊身動也夢帝謂巳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史記叔虞封唐侯子爕父改爲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皡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

此段結上轉下先將不及君身虛捧一句而以兩禜之撇去上文及跌落君身却又帶山川星辰一筆牽上搭下圓密之極　雖是轉下其實用雙縮之筆收束上兩節也看他對寫得筆筆有精神敘用參差結用整齊方圓之變其妙無窮

官纂味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禜祭為營欑用幣以祈福祥●禜音詠又音營欑子管反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

兩生疾對說一則以不節而壹一則以不省而盡然壹字用正點省字用反點亦以圓運方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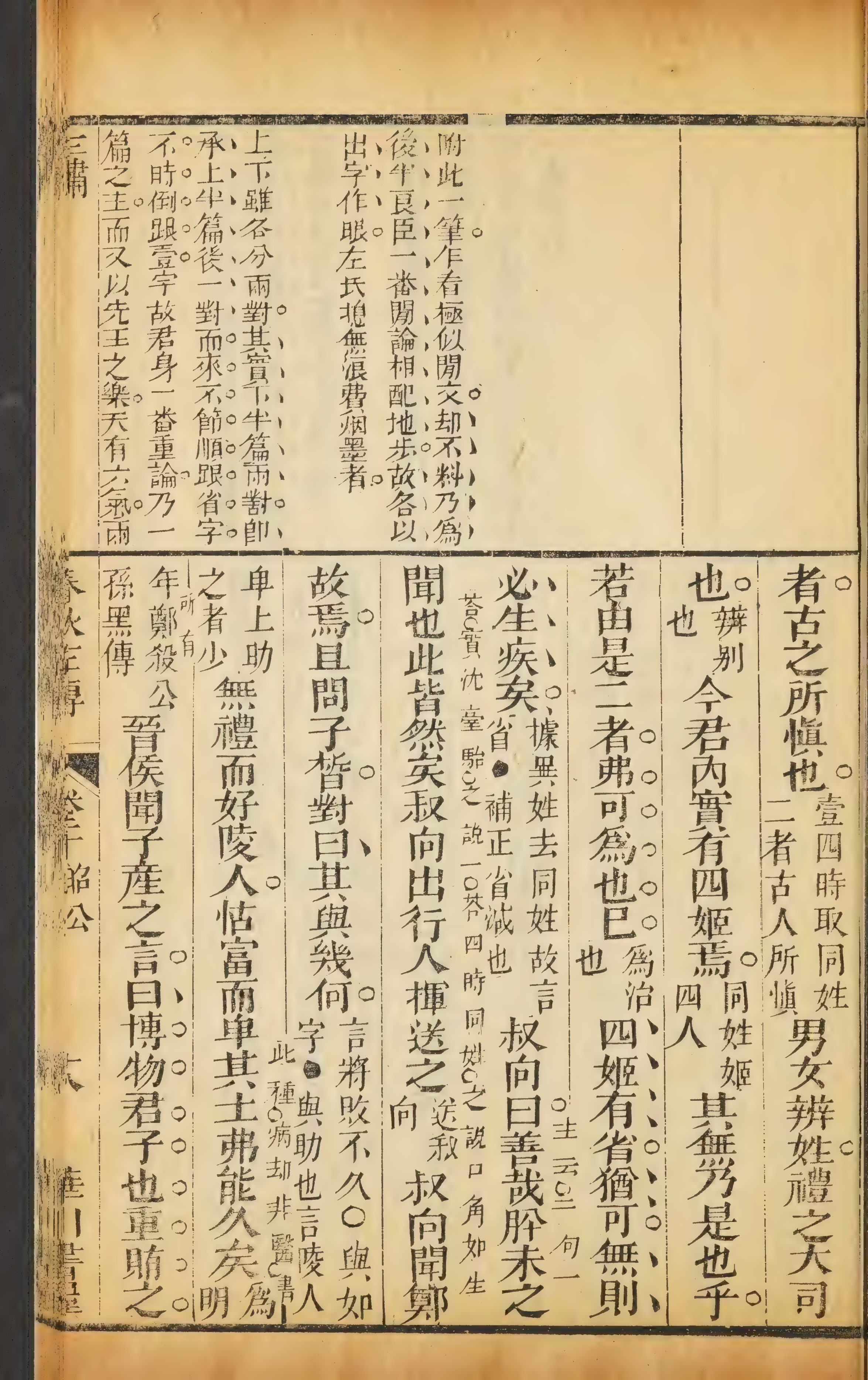
兩觀之倒煞兩開之順領處處整中有變妙甚　下半篇又以一聞之應上兩聞之皆相錯而相配者

駘不爲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血氣集滯而體羸露○湫子小反一音秋服云著也底丁禮反止也露羸也壹之則從身說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茲字連上文作斯字解方明今無乃壹之同四時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也○殖長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附此一筆作看極似閒文却不料乃為後半晉臣一番閒論相配地步故各以出字作眼左氏總無浪費煙墨者

上下雖各分兩對其實下半篇兩對即承上半篇後一對而來不節順跟省字不時倒跟壹字故君身一番重論乃一篇之主而又以先王之樂天有六氣兩

者古之所愼也 壹四時取同姓 二者古人所愼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辨別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同姓姬四人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 為治也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省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補正省減也 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主云二句一 荅賁沈臺駘之說一荅四時同姓之說口角如生 叔向出行人揮送之 送叔向 叔向聞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不久 與如字 ● 與助也言陵人卑上助之者少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此種病却非醫書所有 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右綱

大議論以應之此文之體分而意串者上半篇以弗可為也已然下半篇便以疾不可為也起此作者明以上下聯絡告我後人分之為二合之為一矣

不時不節雖對說而不時又由于不節故先極論近女不節之疾而不時之疾因之矣此亦體對而意遞者與還體同一章法也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蠱疾 蠱惑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惑女色而失志 暗映前半篇｜俞云首股｜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作綱以下逐句分疏 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 ● 劉炫云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 ○ 慆吐刀反 ● 補正傳氏曰五

三句束上生下與前半中段相配儀節承上慆心起下慆心上文虛說而實病則在下文也近琴瑟由樂說到女雙關二意巧甚

聲以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于君角爲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過中者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五降而後非復正聲則鄭衛之音君子弗聽矣 物亦如之 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煩不舍則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 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 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 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 發爲五色 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 徵爲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 淫生六疾 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六氣曰陰

左繡

生疾上交九三見都只空說至此方指出何等疾來極虛實步驟之妙

熱應陽惑應陰蠱應提筆內字當貼上心疾說心主也

煩與節對淫與時對猶上半篇之以節對宣省對盡也字字細密

前提句原只兩層近女如蠱是正意良臣將死是餘意今正意已畢應及旁意

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爲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爲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爲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爲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林以其陽淫故生內熱之疾以其晦淫故生惑蠱之疾●補正曰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關心要語

却因上文只重講近女蠱字未會講透故又補寫一遍合之恰似一頭兩脚格與前半篇又別是亦方圓互用之妙也已

蠱有二義以淫惑爲主却將兩層併說絶世之情　于此可見不博物亦不可以爲良醫若子産明于病源又不必細及病症矣良醫良相其指一意于此直起直收整整相對又一大格而上半篇叔向子産論疾晉侯只贊博物却不理會君身一番正論下半篇晉侯醫和論疾趙孟只贊良醫亦不理會良臣一番正論寫諱疾忌醫忠言逆耳神理如見又言外微旨也

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改行以救菑）（此疾又豈醫書所有）必受其咎今（帶定正意）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補寫蠱字却傳出趙孟忠言逆耳東扯西拽之神）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沉沒於嗜欲）於文皿蟲爲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

本綱

孫執升曰首段作綱以下逐句分疏數奇乎理技進乎道摸抉鬼神包羅天地保國保身無所不有亥至左氏乃爲眞博乃爲萬奇

此篇傳楚子麇卒及公子比奔晉事以楚圍弑君爲主子干奔晉不過帶叙不平重也首尾以子産料事之明作起結葢子起則爲本事作引子結又爲後事起本而亥之結構因之抱爲楚圍寫生通篇隨伏隨應隨應隨伏佈置極密線索極靈

歸之賵賻之禮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犨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鄭人懼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弑君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正義孫卿即荀卿避漢宣帝諱詢轉爲孫遂殺其二子幕及平

伏　先補一筆　伏　伏　俞云一還一聘係是　同謀　應大事　帶筆

起處子産只三四語而通篇之脈皆伏。將行大事先除二子甚伏弑王及奔晉殺犁不必言禍不及鄭不但伏聘鄭赴鄭直併結處晉往無日不數年未能也一齊挈起似此手法彼尋行數墨者方視之河漢而無極也

鄭子駟弑僖公以瘧赴今楚圍弑郟敖亦以瘧赴然彼傳明叙此只說赴鄭益

夏〇皆郟敖子 右尹子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 宮廄尹子晳出奔鄭〇子晳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 宍插此筆子除二子之前好 應除二子麇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問赴者 應答也人 應遂聘

問孰當爲後商所以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答之林註作應立非王之子圍爲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簒弑赴諸侯〇長丁丈反●言稱王子較寡大夫之稱于事 應出奔此段只篝帶叙 理爲優也長宜如字讀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同 俗見未除 〇食祿皆百人之餼〇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 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鍼富强秩祿不宜與子干同 叔向曰底祿以

左繡

觀于伍舉更對從容文飾而似瘧非瘧無不隱隱筆端矣妙絕妙絕不知者且以爲辭令之工而已矣

后子不欲與子干齒葢看破此君底裡亦倒爲先除二子作註脚也否則城三邑時何不併此入而一網之耶

補叙子干出仍遥接更對爲後完結楚圍弑君事末以子産語結既應本文又伏後文通體純作此種筆法所以成一篇之片段也

德（底致也）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大雅　侮陵也）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以年齒爲高下而坐　●補正傳氏曰齒猶齊列也）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且臣與羇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臣爲主人子干後來奔以爲羇旅之客）史佚有言曰非羇何忌（忌敬也欲謙以自別　應爲後）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蔿葢死）薳啓彊爲大宰（靈王公子圍也　即位易名熊虔）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

晉既烝不與十二月連因下甲辰云朔則讀者目知晉烝在十二月之前左氏慣有此等參錯筆法耐人思尋註以爲月誤非是

聘立君歸謂子産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汏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害爲四年會申傳）

應大事　暗應懼字　直應不害何

○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補正日亦終穆叔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甍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此前命後偶頭重尾輕格行文只一詳略法變換不窮如此文于觀書則用詳于譽樹則用略于見旗則用詳于謂彊則用略前賦詩有贊有謙後賦詩直不綴一語詳畧之變至此而極又凡文皆詳畧互用此文則步步畧去即如三段三提句首句君臣使聘一一詳寫次句便畧去晉侯使三字末句併略去宣子

經 辛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〇夏叔弓如晉 叔弓叔老子 〇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書名惡之薫隧盟子產不討遂以爲卿故書之 〇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季孫宿如晉 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公即位故 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 代趙武爲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 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 吾乃今

正義氏猶家也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

兩字左氏蓋有意特剏此格以自娛娛天下後世也文勢如連山複嶺起伏爭奇及其麓也邐迤而漸弛矣所謂文無定形隨手可造者于此益信

其後皆畧而首段獨詳者傳為韓起來聘而設則固當以主為重也

首段又分三節觀書另提下享宴對寫亦前奇後偶格　易象春秋只兩端便想見周禮全身又從周禮想到周公全身併推原想出周王全身是何等學識

賦角弓則拜譽嘉樹則謝本是對說妙于嘉樹挽到角弓又生出其棠牽前搭後掩映生姿凡賦詩贈荅此為變調之極則　前是韓子一賦在中間而武子兩賦在兩頭後是武子一賦在中間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服虔解譽游也引夏諺一游一譽為宜子游其樹下非）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

而宣子一譽一謙在兩頭極變又極整也

次段兩見一信又是前偶後奇末段一享兩賦又是前奇後偶而一以知字配第一節知字一以賦詩配第二節賦詩葢皆以首段為綱而為之日也于法愈變而愈精矣

長遂賦甘棠甘棠詩名召南召伯息于甘棠之下詩人也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周公召公亦相映處

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前是知古此是知今

為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

映甘棠 映角弓

寵字只一筆寫透。

第一句諷以禮第二句動以情第三句直說他不是矣想見少齊恃寵口角。

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逆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少詩照反●正義曰少姜少齊蓋本字爲少也服虔云所以寵异之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劉炫云昏禮諸侯以下法當親迎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是送卑于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于逆者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

兩節一贊前分後合知禮近德順提倒敘章法極爲明整

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逼君命則於已爲榮祿敢辱大館敢不敢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

此結局子皙事子皙三番無道子產一味包荒至此乘機討亂直作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此非但疾作之機不可失亦以衆怒欲殺之機不可緩也前者專伐伯有駟氏方助之昆弟爭室諸大夫猶爲謀之薰隧之盟六子且聽其强與而太史書之今衆皆不堪不乘此時聲罪致討則子皙雖死亦僅私戮而非國誅故殺機未動不敢先殺機既動不敢後看他兩次逼勒一則曰不速死大刑將

辭不忘國忠信也 謂稱舊好 先國後己卑讓也 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詩大雅

全 子產筭中 犯衆怒矣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游氏大叔之族 傷疾作而不果 黑爲游楚所傷 前年游楚所擊 創○創初良反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故欲害其族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遽傳 使吏數之 數責數其罪 曰伯有之亂 在襄三十年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 務共大國命不暇治女罪 爾有亂心無厭

現報特將來胍一醜 詠 權衛王 云踏沈船頭 道之誅王敦似之 解得輕巧 辟

至再則曰不速死司寇將至片刻不容放鬆非惟慮傷疾或瘥困獸猶鬬亦恐駟氏與諸大夫夜長夢多緩則生變也子產是春秋第一有擒縱人此意千古無人抉破

文字是一頭兩脚格以首段爲主下二段不過因其延挨而決絶之故臨了又以複筆歸併到首段作煞著也通篇語氣全從懼弗及乘遽而至一筆中追出字字傳蓄極而發之神

唐錫周曰文有可以疾讀亦可徐讀者可以一連讀亦可抑揚讀者可作豺聲讀亦可作曼聲讀者獨至斯篇徐讀之而不得其妙疾讀之而其妙乃出抑揚讀之而不見其妙一連讀之而其妙乃愈出曼聲讀之而不覺其妙豺聲讀之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從前作過○事没與一○齊來）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半點○不○放○鬆○矣○）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哀鳴）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唐云○令○背誣人）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心○死○ ○罵○得○暢○）（此○等、皆延挨○望救耳）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褚師市官）印子晳之子（暢○極）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復二○句○挹○）不速死司寇將至（○不○放鬆半點、暢○極）（結三○罪）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

而其妙乃盡出是何以故只緣作者意思全在曲曲傳出牛點放鬆不得神理也　妙批

晉侯寵少姜不數月而卒以非伉儷辭諸侯而其心實悲矣叔向請無宇以求貪刑頗爲言不若少姜有辭一語之得力也辭令妙而篇法之照應亦密

已貪已頗對說兩不共又相承說語整而筆圓

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公以未秋行如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已過●以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而執其使共非使人之罪○補正言齊國不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頗不平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

拈筆送少姜之塟五個字便伏子太叔一肚皮不得已苦衷故于梁丙之諷切

月陳無宇歸 晉侯赦之

此節連下篇讀以太叔兼弔楚說也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弔少姜

【經】王戌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林】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塟滕成公 卿共小國之塟禮過厚塟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無傳記災○雹蒲學反 ○北燕伯款出奔齊 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塟梁丙與

則影之於張趯之慰藉則稱之通篇只作兩對讀
開手以子之爲此來也一呼下文一駁一解都從此句𨄮跌如曰吾又不賀不唯此行乃是就此來說進一步曰子其無事求煩不獲乃是就此來說退一步机趣靈躍轉換不窮結句贊張趯正是不滿梁丙以丙出口輕薄全不知人苦辣不若趯之開心見誠語語近情切理也執定說其不爲晉諱恐失通篇神理
重爲昔之不煩則今之不敢憚煩其非我之好勞也可知末并說到又將來賀以見事事看來得已却是事事出于不得已而丙之以此來爲譏其憒于勢而昧于情也亦已甚耳　張趯便是極曉

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趯他歷反
也卿共葬楚過禮甚　只此四字已駁倒梁丙矣　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上　昔文襄之霸
也晉文公襄公　其務不煩諸侯俞云提得陡　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
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句句見得不煩上四句賓下大句主總　明土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令節之●正義據十三年傳計諸侯于天子朝聘會盟之數當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今以霸主不可自同天子又舊制太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有年限之期也
君薨大夫弔卿共見無變寵弔楚之禮
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葢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
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

左繡

事勢人情俱入句句說得子太叔心平氣和故于出獨贊其知若曰此人尚得側聞君子之論若彼人者直無知之妄人而已不滿梁丙意在言表似此照應眞以神不以形者矣

此文作兩截讀則為此來與不惟此行自相應自今無事與張趯有知自相應

會以謀闕　●按昭禮命事歸重謀闕總無加命以見不煩似不必分貼反遺弔葬本旨　無加命矣　○命有常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數所具反一所主反●位當指士與大夫而言言不敢拘士弔大夫送葬之禮而禮數等于適夫人也劉炫說同

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歿齊必繼室　繼室復薦女　今茲吾

○○○○○○○○○○○○○○○○○○○○　監旁為此來、、○○○○○○　此句只承上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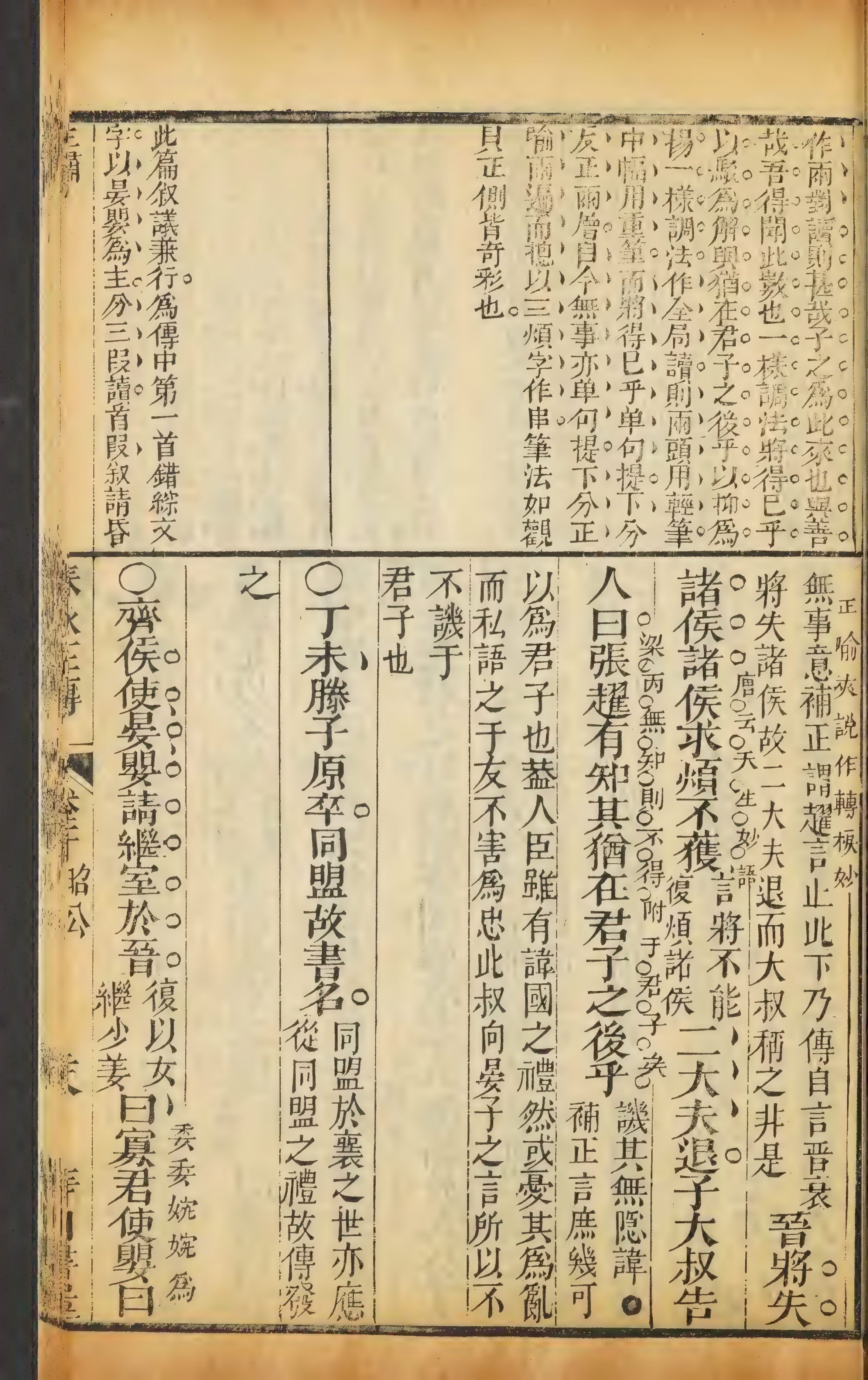
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

○撇○○○緊對不唯此行○○○○○○○○○

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　火心星　火中寒暑乃退　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上二句喻下二句正中二句　●下二語正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完子具



作兩對讀則甚哉子之爲此來也與善哉吾得聞此數也一樣調法將得已乎以騶爲解與猶在君子之後乎以抑爲揚一樣調法作全局讀則兩頭用輕筆中幅用重筆而將得已乎單句提下分友正兩層自今無事亦單句提下分正喻兩邊而總以三煩字作串筆法如觀貝正側皆奇彩也。

此篇叙議兼行爲傳中第一首錯綜文字以晏嬰爲主分三段讀首段叙請昏

正喻夾說作轉板妙

無事意補正謂趯言止此下乃傳自言晉衰將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大叔稱之并是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言將不能復煩諸侯 唐云天生妙語 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梁丙無知則不得附于君子矣譏其無隱諱 補正言庶幾可

以爲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爲亂而私語之于友不害爲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

不譏于

君子也

〇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同盟之禮故傳發之

〇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復以女繼少姜 委委婉婉爲 曰寡君使嬰曰

左繡

一番詞令乃一篇之緣起中段詳叙晏子與叔向憂國傷時低回感慨為一篇之正文末段為中段作註脚不但踴貴屨賤是証其言因陳桓以請并証其事一路承轉卸抱如珠走盤極紛而緒自理極忙而神自閒極渙而局自緊作史不熟玩此種萬過不免治絲而棼之耳

金聲嘆曰前幅寫兩家婚媾作無數珍重之言後幅寫兩家憂亂作無數敗壞之言前幅珍重是出色珍重後幅敗壞是出色敗壞古人撰文最重閒色此真閒出异様色也　凡以前兩段為篇者此評最佳

林西仲曰陳氏篡齊六卿分晉早被晏子叔向看破細玩二子之言總緣兩君

世人扳高親者摹神　俞二叙閒

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入正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徼要也二公齊先君言收恤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焜胡本反又音昆服云明也燿照也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譽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

潤　叙姻戚　事　慎重　謙婉

不能自强所致若齊不兼其民使無歸疾即陳氏亦無所施其與味之智晉知悛改其樂得人恤民即家門亦不能擅其國政之權晏子說到陳氏先世許多神靈似有奪其魄而使歐民以資代與者叔向說到八姓皆降分族俱盡似有剪其羽翼而使孤立以待銷亾者皆無可奈何之詞相對間一字一佾不堪多讀

先单割中段成篇者此評最工

唐錫周曰起手一請一對正文巳畢却因兩人相語生出一大段豊腴之文又因踊貴屨賤句補出一段奇約之文又因更宅一句我出一段秀峭之文出奇無窮真如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此評方是廬山真面目也與鄙意有小异處願天下明眼人更商之

也（董正也振整）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也嬪嬙婦官　又云排崇嫡夫人　廻顧舊夫人）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整　訖君臣乃釋服　對嬪嬙句）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臣何勳焉）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而狠蒙寵賜　對太公丁公句重在中段故特作　唐叔晉之祖●正）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義曰舉亦皆之義　言舉朝羣臣也●按　提筆　只作凡字解爲得）既成昏（成　許昏）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　宴頓許多閒話好止了驟）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衰　問與）晏子曰（金云本不欲言爲不能忍因又言）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公（齊將爲陳氏）

首發一請一對層層相配兩是以三若字一則連數先君之適遺姑姊妹一則連數寡君羣臣唐叔以下而前以寡人之望住後即以寡君之願起順逆相接節取讀之另成一首妙文

中段文筆尤極古峭積麗而語意亦兩兩相準如齊說季世晉亦說季世齊則民歸陳氏晉則政在家門齊則排出許多古人見陳氏之陰有神助晉亦排出

○一○筆作○領以○下○申○說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止考句句○考工筆意古人相題○●補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一豆矣豆古斗字行文未嘗不尚臨摹也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區烏侯反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陳氏事一○二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三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林如往也山木往賣于市價等在山海之雜利往賣于市價等在海不加貴也言假如說一公事一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二公聚朽蠹而三

許多廢旅見家門之全無對頭然齊則重寫陳氏之盛而驅寫公國晉則詳寫公室之衰而略寫家門齊其何如叔向突問在前子將若何晏子補問在後又于相準之中有相錯之妙孰復轉見其隹。

固寓評賓客主然亦不得主太飽。賓太飢故兩兩對說後于叔向獨添一問銘又添一私已議論益晴暗與晏子後文相配也文貫勻稱其在斯乎

末段亦有兩層前一層追述前言後一層帶叙近事與前兩段兩兩對寫相準。

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 上三層陳氏與公分說此從弃氏說到歸 屨賤言刖多 陳合說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燠於驕反一於六反休虛驕反又許罔反賈云燠厚也休美也服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補正王氏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燠休溫煦安息之意 再添一筆說得活龍活現奇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 戲許宜反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與齊其陳氏自首尾呼應 周始封陳之祖胡公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其在齊○相助也服讀如字訓為隨非 俞云錄字竟接不煩再問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左繡

敘述言中又夾敘事敘事中又夾述言用筆尤變化也

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爲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一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殣餓死爲殣○毛詩作墐路冢也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林言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正義五姓皆卿續簡伯慶鄭伯宗先皆大夫也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悛改也○樂音洛又音岳休以逸樂之過藏憂患之萌劉炫云慆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禍也杜以慆爲藏當讀如弓韜之義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服云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

節語工鍊

奇語與踊貴句相

稱

○亦首尾叮○應

引敘室事爲踊貴屨賤語作註復叙反宅事爲齊其陳氏作註而繫刑省刑語在昏晉之前更宅反宅事在昏晉之後既應中段又顧首段但見其步步脫卸豈悟其步步回抱耶　於是景公繁于刑既巳告于君爲是省於刑文氣正要走下文意又要抱上文意既要繳前文文氣又要顧本文此處尤當細玩作者

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　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　痛一筆　晏子曰子將若何　帶定公室　問何以免此難　痛切語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　同祖爲宗　正義曰世族譜云羊舌氏晉公族但不知出何公譜又有姓李名果或盜羊遺頭受而埋之事發掘示羊頭唯羊舌存之說杜亦不從唯記异聞耳　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　無賢子　公室無度　無法度　幸而得死　言得以壽終爲幸　豈其獲祀　言必不得祀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

之錦机　君子曰忽然補入眞八叱我間也　且該曰隨叙隨述特與上段筆法相準非止運掉簡便而已

王或菴曰左氏往往用倒賓作主之法如因楚少姜而張趯有晉失諸侯之說因請繼室而晏嬰叔向有私議齊晉之言于是晉與齊之陵夷衰微畢見于此此其所關之重豈特百倍于楚少姜請繼室已乎則以諸臣之言爲主而楚少姜請繼室反屬賓筆乃不易之理矣

孫執升曰此文有八法晏嬰請昏叔向復命風雅蘊藉納采報幣于古妙文法一成昏受禮月老陋套一句叙過易換文境法二晉衰平公齊亂景公借二老成之語實叙兩國之敝爲田氏篡齊六卿畠晉張本法三叔向發問主意在晉

不可以居秋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苦代反●正義塏高地故爲燥晏子春秋所云將更于豫章之圃是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上是乏奢此且小人近市下見諷諫排逗之妙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爲巳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此句先詰在前下點題後便好回抱上文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不則頭頭不了矣一句收本文一句縮上文又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譏晏嬰子令不與張趯同譏一筆趁勢轉下作帶叙不須另起爐作妝最圓斂可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

晏子曰此季世也說畢叔向即接上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以後晏子復找問一句當日議論情景宛然法四兩國之敝有綱有目公棄其民二句政將在家四句是綱其餘敘處是目瑣而不雜法五叔向自處之道已對晏子說明晏子自處之道却不曾對叔向說明後毀室一事即其保家保身妙策虛實互見法六屢賤踊貴對叔向一句詰却幻出後段奇文法七更宅一段有未請昏前事有既請昏後事有方請昏時事或敘事或議論或斷制變化莫測法八至其造句工與運筆奇古月峯稱為古今少雙左傳寡二非虛言也

季世也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遮遄已同抱肖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節章法一片不渙不亂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摠一簡捷法三云半句文字左傳有二所不與崔慶者上半句也且諺曰下半句也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鄰卜良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為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上文一面做一面說此又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一面說一面做絕妙夾寫法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右續

此篇亦移主作賓格也讀前段亦以伯石受州爲主讀至中段猶曰此不過爲州田作註讀至末段乃全爲韓起取州地步妙在前路絕不提起臨了只用一筆點破在當日不覺墮其術中在今日遂如出之意外左氏眞有變必窮無奇不備者矣

須知甚敬而卑伯石之次特指破他九虛辭脯一實處引詩反言作贊却正是罵他平日之深揔見此人何宜受州其受州者別有故也首段暗爲末段伏脈絕妙綿裏針法

伯石之次忽然有禮分明是假甚敬而卑便已描出他一時裝造光景韓起豈不知之而力爲之請所謂以假濟假否得其所欲也乎無字句處求之不覺使

〇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好做作

此處藏過韓宣子妙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策賜命之書 曰子豐有勞於晉國 子豐段之父 ● 正義曰服云鄭僖公之爲大子豐嘗與之適晉然此不足以爲勞也故杜不解之 亦睹 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 州縣今屬河內郡 暗會意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君子是老實人便稍占稱贊恐爲韓

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汰驕也 起所笑也 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以罵爲贊奇絕 林反證伯石 有禮可取 賓

初州縣欒豹之邑也 豹欒盈族 及欒氏亡 林在襄二十三年 范宣子趙

人失笑耳

中三段極寫得手爲末段作反跌妙甚

又看通篇當是連環筆法以首段爲主則末段乃是伯石獲州緣由以末段爲主

力贊 引二層挑

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溫趙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溫別至今傳三家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追而治取之

二層分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

三層側——言人以二子爲主上文乎寫兩合

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舍音赦字故又于文子不敢取州皆醒二子一筆以便下

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子之言義也二子宣子也違義禍

又音拾 文自落韓宣一人也處處是法 三層極寫得千

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

生出急智來

知實難患不知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

禍所起 突接

主則首段又是韓宣取州圈套顴結處為之請之分明以後解前為其取之分明以前引後中幅則從前引後雖其所適此種筆意眞所謂如環無端者為千古之絕伎也

年讀似重寫惠伯細讀乃重寫敬子盖為叔弓如滕傳也杜註叔弓有禮以不入從之而有爲趣目矣

宣子起處無一不伏如談笑而者摠不露一毫風色直至豎宣一點方合滿座為之絕倒也妙甚

氏故主韓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者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

歸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按檀弓疏以敬叔嘗殺懿伯為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此傳正義又云懿伯為人所殺及滕郊而逢其讐敬子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惠伯不以私廢公故先入二說不同而皆不甚明了只依劉氏忌日之說為得敬子桓公七世孫惠伯桓六世孫懿伯

三寵字相映成文人評以兩晉字為轉接韓語即以兩寵字為轉接筆法未有不相準者
此事在今日斷不肯矣古人却另有見頭所謂將計就計也

此篇亦賓主互用章法本為賀夫人而來却詳及朝楚一番往復然只完得且告曰一層却不料于罕虎如晉內另有一段文情前段于人屬主而事則賓後

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人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

○晉韓起如齊逆女 為平公逆 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 公女更嫁 只一子字女字更換有法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寵謂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曰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 ○楚靈王新立 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

于人則賓而專則主也

看來此文重在後半益特特逕應迭華一番議論爲賀夫人三字作風刺之筆也前段開口提出楚日徵朝便見楚强晉弱鄭勢必往却以進退罪也作兩盡世情之說晉亦自知不競只得竟聽其往而以在楚猶晉强作大度寬晃語頭皆是掩耳盜鈴作用其實求煩不獲卑彼自家人題破太叔又將來賀亦只此一遭此後當謹加台敘也說得堅夫人與賀夫人者水冷雪淡可見前段单爲末段倒作註脚而末段又单爲題筆暗作評斷與伯有獲州篇同一袖理而向貌金別奇變無方

一告一對都以兩意往復往不往有不有對兩則字兩若字對進退罪也摠結

謂寡君而固有外心（金云顯由二語妙）●而汝也　固原也　其不往則宋之盟云　云交相見　進退罪也（寫出兩難）寡君使虎布之　布陳也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　猜疑也　君實有心何辱命焉　言若有貳晉心至楚可不須告●言若固有外心來告亦復何益　君其往也（應往字）苟有寡君（敗有字）在楚猶在晉（寫出兩便）也　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　歸在此年春　小人糞除（敗牢虎）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

在楚猶在晉亦摠結都是極簡雋之筆其圓警非國策所到也　辱有不有一反一正却有四層每第二層都用進一步語前云辱有則思盟便是好處後云不有則來告便是不好處一縱一擒字字圓警結句假脫手直自供一求煩不獲犯由矣絕倒

而將無事一篇歸宿不徒以機鋒見長常語出新只在又卑一睦焉句見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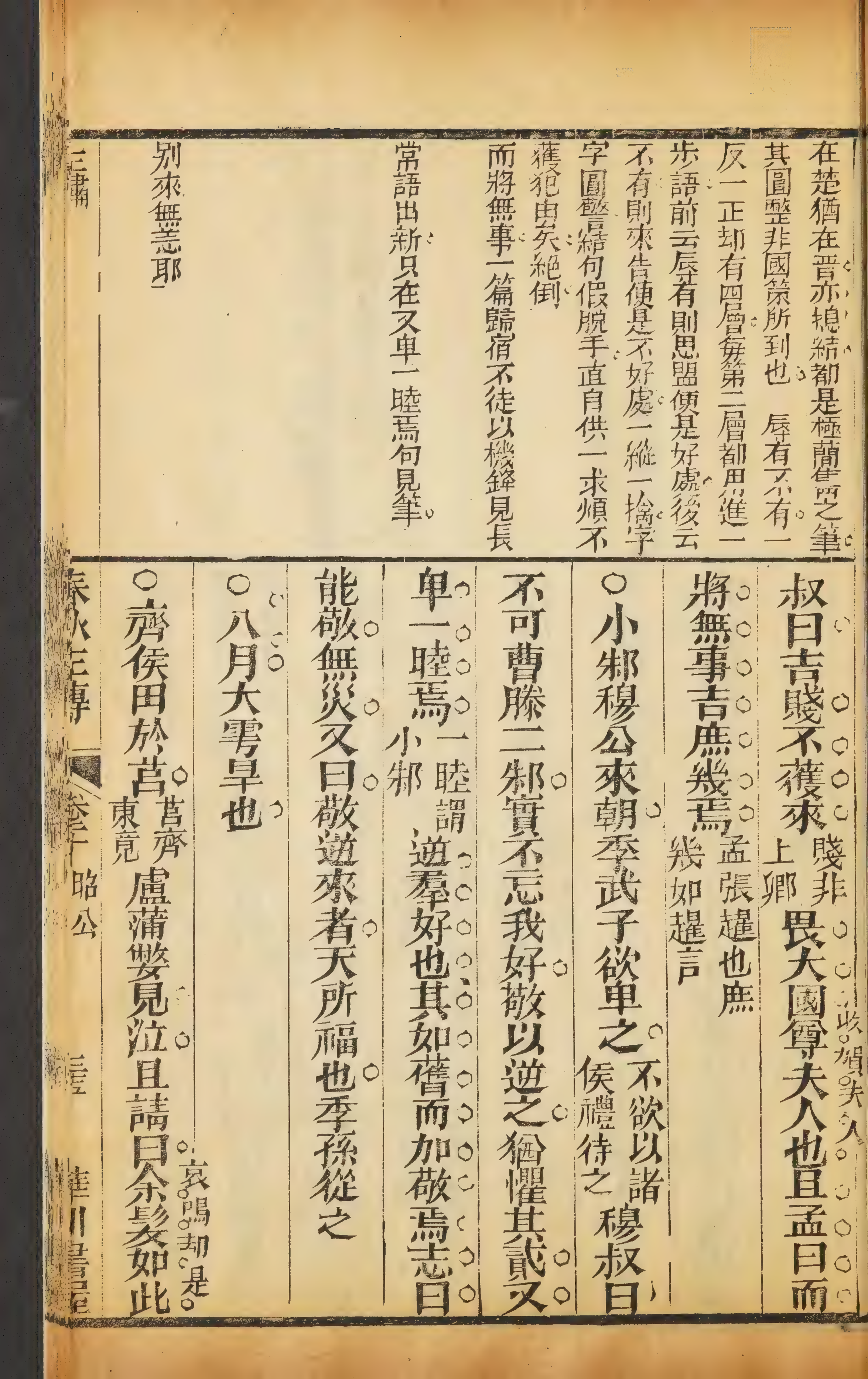
別來無恙耶

叔曰吉賤不獲來賤非上卿畏大國尊夫人也收娶夫人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庶幾如趯言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一睦謂小邾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旱也

○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哀鳴却是



一句破其近語一句反其前語只兩語而字字鋒潁又簡雋有法也

起句雙寵連用下干立則點一寵字于殺則點一雙字小小照應只要分合順逆處均匀有法耳

好詩語

種種余奚能爲嬖慶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爲害〇種本亦作董董章勇反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

一筆寫透老奸 可見過

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〇林襄二十八年嬖謂雅尾譬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反其說

可頭語之難說

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恐其復作亂

〇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親比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欵罪輕於衛衎重於蔡朱故舉中示例

寫出子產杌隉有才調而筆特簡潔未句不過爲明年復田張本故只一點不嫌于畧　二句當連讀偹字又係上又遁下左氏慣以一句爲兩截關棙今以一字爲兩句開棙往往滑口讀過可惜也

嘆子雅卻繫接子旗可見家有肖子則雖死猶生嘆子雅卻重傷姜族可見國有宗臣則雖弱不亾子雅且然況競爽且什伯焉者乎　惜也嘆子雅只兩字下分子殆姜危兩項而以憂國爲重故語特詳

姜族六句凡兩對卻是一句一轉語不多而意惨然無窮矣

上或菴曰哀音促響亦與臧文仲嘆六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其田故賦之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齊公孫竈卒 竈子雅 司馬竈見晏子 司馬竈齊大夫 ○便引起 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太息之神一惜字雅一此句與上不接 不臣 以其 ○又不接 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 嬀陳氏 ○又不接 二惠競爽猶可 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 ●競爽猶諺云賭賽好也 對弱一個似不當以强明平說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左繡

蓼之滅同而中以姜族弱矣嬀將始昌二語作骨前以惜也殆哉撟舉而起後以姜其危哉頓若而收則另一章法也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城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昇皐
男 馮張孫近濱
巽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二第二十一

經 癸亥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爲災而書之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合諸侯○林 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

此篇爲楚靈會申起本以如晉求諸侯爲主末段正論求諸侯之得失首尾本一串也中間却將叙晉人許不許一番商確自成一篇妙文而包於椒舉叔向

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十有二國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楚人執徐子 〔林〕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執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爲齊討慶封故稱齊 遂滅賴○九月取鄫 鄫莒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欲與俱用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 使椒舉如

○一直筆○ 只寫兩人亦不使

一請一許之中叅賓詳主畧而實以主包賓章法最爲完整此格屢用而屢妙也

一請一許委婉頓挫另作一小文讀

中段自分兩層以前一層許晉勿爭爲主後一層乃因晉侯三不殆之說而極論其不可恃未仍歸到許而勿爭作結前云修德以待其歸後云務修德音又曰不修政德兩層原一串也

前一層又有兩節于楚王方侈看出兩未可知一抑一揚妙在說得活落于修德待歸亦看出兩將字一開一合妙在說得的眞中間以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作轉遞自成一小片段

晉求諸侯（楚靈欲專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已伏鄭字○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伏無）之虞（難○虞度也○閒則兩省先歉終不慊意耶）（音閒又如字）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

晉侯欲勿許（二句開）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德字直照求逞）以厚其毒而降之罰（一筆先三折妙）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兩段以此句）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

一邊正說有三不殆一邊直說是三殆也見地既明舌鋒又快特矛刺盾髯爽煞人

後一層亦作兩節三殆本三平分應却作兩頭一脚非但取參差好看也恃險與馬猶爲近情至移他人之殆當作自巳之不殆則可笑極矣況虞鄰國之難必幸巳之無難却不知多難亦有好處無難亦有不好處不修德則無難而有難矣此意尤爲喫緊故反復特許

兩截分應前以不聞務險與馬煞後卽以不可虞難起接賢而段落亦變矣分應都用複筆恃險與馬複應在一處不可虞難複應在首尾中三處無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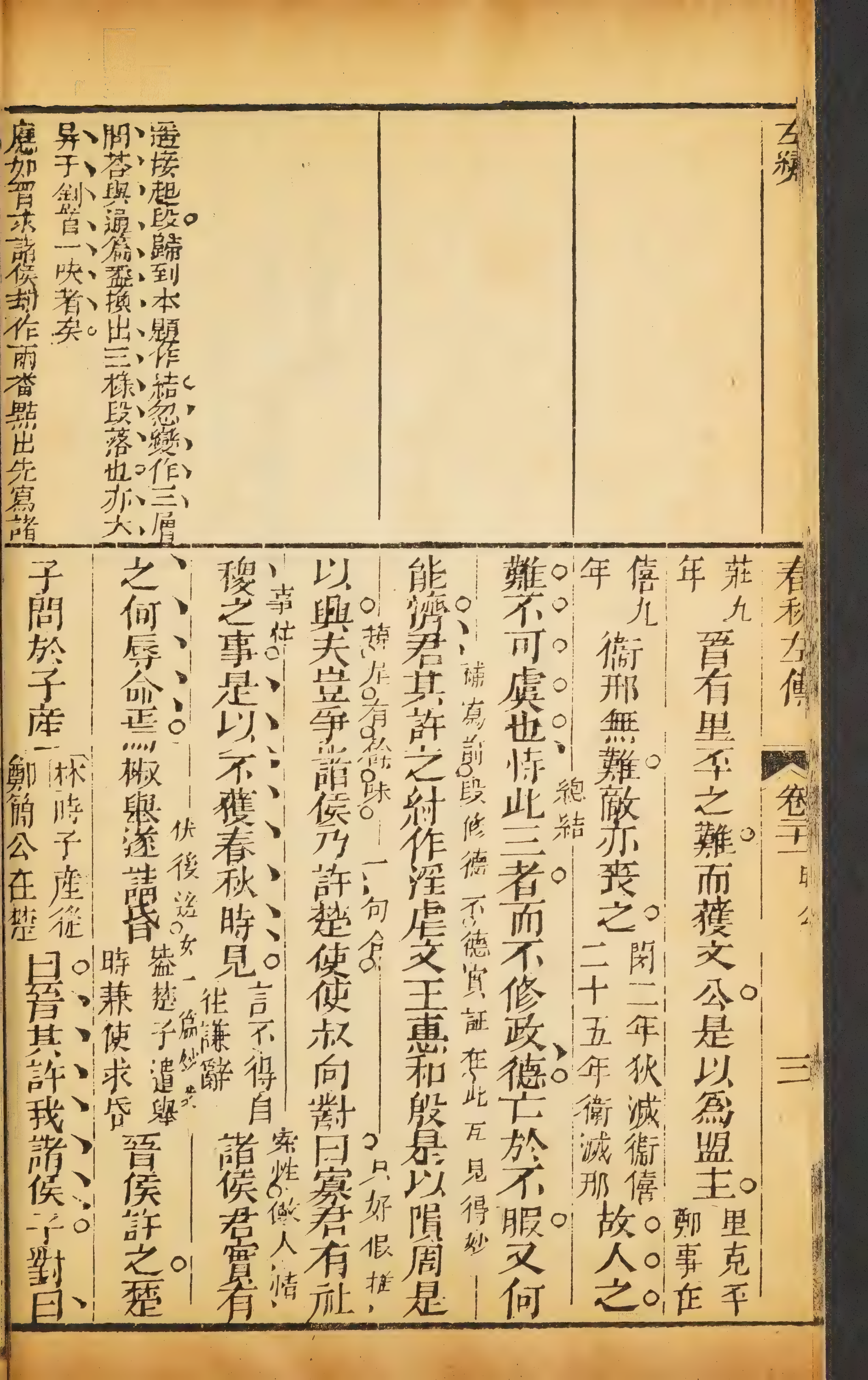
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弃不以爲君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林〕表裏山河是國險也與北産馬是多馬也齊楚多難多篡弑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〇岱一曰泰山在兗州華如字又胡化反在雍州衡一曰霍山在荊州恒漢避文帝諱爲常山在冀州●應劭風俗通嶽之爲言捔也天子至方嶽之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也書傳多云五嶽中嶽嵩高卽大室是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嶽也三塗〇在河南陸渾縣南●三塗山名太行

爲縮應 總起 詳

者。多難無難屢說用雙行反復與前段相配實詳用前偶後奇與本段相配重規疊矩妙不可言

亡干不暇結三殆又何能濟結何鄉不濟本段已了再繳起段一併收煞合成一大片段也細密之至

轘轅崤澠也 因虞難引說故險馬平對亦仁參差之筆變
陽城 在南陽城縣東北 ● 亦山名 大室 在河南陽城縣西南 ○ 即中嶽嵩山在豫州 川索性變也
荊山 在新城沶鄉縣南 ○ 沶音市漢書音稊 中南 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
冀之北土 燕代 署 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然何仍對敍中有變 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 亨通也 ● 補正曰古享字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於國則四乖為字 不一姓無興國只虛說此却實証變換得妙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 仲孫公孫無知事在



遥接起段歸到本題作結忽變作三層問荅與通篇變換出三條段落也亦大异于劍首一吷着矣

處加胃求諸侯封作兩番點出先寫諸

莊九年 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 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 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總結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 補寫前段修德不修德實証在此互見得妙 以興夫豈爭諸侯 插筆有餘味 一句合 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 只好假推 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 言不得自往謙辭 諸侯君實有 索性做人情 之何辱命焉 伏後送女一篇妙甚 椒舉遂請昏 盛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 子問於子產 林時子產從鄭簡公在楚 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侯次寫求字中又添出諸侯其來一層便坐動蕩開妙文只是隨手拾得。前文從求字生出許字又生出爭字濟字此處三層前後明應許濟中來不來。乃暗應爭字也密甚。結句一應後字一應德字無一字不收拾。

寫許有三意寫來亦有三意而前散後整未寫求無不可又裁作對句直無筆不變也

結句一開一合以簡勁之筆收束一篇反復辨快之文手意不測合而觀之蓋起中結凡三用雙調開合作章法者。俞選聯會串戮屢對爲一首評云對旋而嚴前照安叔侯後照中無字中幅開鍵亦佳。

左繡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少小不在遠圖●補正曰少安猶言少惰與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言意同二其大夫多求貪莫匡其君三在宋之盟又兩次曰如一之盟乃應起晉楚賜盟于宋同也君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補正言將洞何爲辭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從必來說到不來又從不來說到來無筆不轉一二三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楚威力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上二層論勢則用將順此層論理便用匡救見子產之能與司馬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

凡徵實文字易板易傻此文中間徵實却作三層洗發而又以議論行之故雖排而不板雖多而不傻全在運化輕鬆段落明畫而起處極超收處極宕標擧以爲典制文字之準亦可以無旨衲之訊也巳

古者二句藏出雙提爲一篇之綱下三層一層分說用順一層合說用逆一層中議用叠而極言其效未說到今亦仍雨意雙承結句忽卑掉藏氷正與第二層倒煞藏字相應盖唯能藏而後能出也周正月乃夏十一月正日北風壯之時故諷其及時法古手法平中寓側線索通淸

同欲盍濟 申傳

侯相映爲下會

是的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 禦止也申豐魯大夫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 經從聖人在上說

起

藏氷 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氷堅而藏之 西陸朝覿而出之 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氷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 ● 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西方之宿昴爲中也爾雅高平曰陸故杜訓爲道

俞云藏出之候

藏出之地

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 冱閉也必取積陰之氷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 ● 冱與互通周禮鼈人掌互物鄭註龜鼈有甲滿胡是冱爲閉也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

藏出並說其意却重在用冰看第一層出之下卽著一用字第二層重講用字第三層直以用對藏而歸罪于今之不用末結藏字亦唯能藏而後能用也參差中無一字雜。

雹可禦乎問得甚奇無雹不災荅得甚平中段複說處精神發越結更典實變而穸靈其筆無美不備也。

作兩遍分。說俞云藏出之禮

乎用之。言不獨其公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 其出之也桃弧棘揔一筆兩上。起下 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治其職事就官食者食肉之祿謂在朝廷 。此節重寫用冰而歸之于藏祭寒二句乃將上文複說作橫插筆法非又作分領筆法也。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 祭寒而藏之享司寒 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 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 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 周禮夏頒冰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衾者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 周禮五縣爲遂是縣爲遂屬 輿

賓位極詳則主位宜略否則開疲重一道矣

引詩用虛檃風調致佳若連片抄來便與道體徵實犯複　又文字偶句居多

再申說一遍轉出無雹

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

不菑方有力俞云二總收束結到效驗又氣古厚

江都雨雹對本此

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

四句應無雹下四句應雖有不災

秋無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雷出不震震霆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短折為夭夭死為札●洪範孔註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周禮鄭註夭札疫癘也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弃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陽收應失序雷風為害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

禦菑一筆文意已畢復引詩另作一結南曲終江

得单句一宕則板處皆活與交質篇同一筆法

此篇爲楚子會申傳起處却從許多不會者叙起中間特叙卒事不規結處不過十年惡遠而弃處處詳寫楚虐出醜以其專盟中國故深惡而痛絕之也此左氏以傳翼經大主腦處

文有兩截以上截爲主下截乃就上截抽出另說非兩事也而體裁則仍兩對立格上截以楚子會申作領下截以楚子示侈作領在又何以規截每截起手皆有閒文作引中間實講愼禮示侈之得失各引古作証兩兩相配未見不規反結愼禮遠惡後弃正結示侈片段極

(上之致)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氷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揔)曹邾辭以難公辭以(分)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産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各有推頭)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巳伏示侈一西)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

左繡

現成也前以六王二公勸其愼禮後以三代辟王戒其宗後兩段皆以椒舉為主而向戌子產前則各各獻禮後則兩兩評論中間又趁便特作贊語益又以二子為前後綰結剪裁聘搭工緻極矣君其何用君其選焉本兩意而一順二逆楚王以用桓荅何用以使問荅選焉前詳則後略前略則後詳法之所在行乎其所不自知也

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詳在前）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向舒亮反戌音恤）（詳在後）（不）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服云召陵之役齊桓退舍以禮楚今感其意是以用之）（屑用晉也俞云後甚）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

左師子産獻禮各六一是大合小一是
小合大今楚以子用齊桓則於兩者皆
無所處故卒事不規也斟酌損益故須
有學楚不能慎則唯有決修本色而已
獻禮止六而曰未見者六是皆未之
見也亦絕倒語
示修本與上會申是一合事然兩大段
文字相接一處未免有累棋之病特將
宋佐後至及徐子見執事一先一後逓
頻淡叙于中合示修段斷而復起文格
疎密相間非復一覽可盡此佈置之妙

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得結 便結○補○有○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
法
子産善相小國
君欲規誰之過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規正二子之過●補正陸氏曰規正會禮之失
人而不仁如禮何此非椒舉自嘲寡學當是借諷楚子無攻人惡之意耳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左師子産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
夾叙二事先爲修字下註脚也此亦例
請王辭謝之
討法
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言爲宗廟田獵○屬章欲反適也●正義曰楚武城在南陽宛縣北魯武城在泰山南楚地名魯則縣名也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

本論示侈弃命却扯示禮用命件說此聯絡法然示禮上文已見只添示侈一半以配之既不單薄又不板複此遥對法。

遠惡而後弃已結完本文却又添出善來作對以此文須得雙調收煞方有力。而六王二公一層亦帶應得周密直字字有作意也。住法與求諸侯篇正同然竟合而爲一則章法各别此不容一

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見 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嗟許規反 ● 補正傅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爲辭 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楚子示諸耐丁不定侯侈 侈自奢 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 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 鋪排 仍之會有緡叛之 整贍敲金戛玉之文 仍緡皆國名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黎東夷國名 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大室中嶽 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 應

毫私意于其間者耳

唐錫周曰宋之盟歷叙某公至某人至錯歷有致虢之會借子圍設服離衛點出諸大夫姓氏變化入微此番用左師子產起用左師子產結舉其最而餘人自見尤妙

此文先叙後斷叙事三段相接而下而首段最詳末段最畧乃叙以最詳者爲主斷又以最畧者爲主此亦賓主互用叙文無定格神而明之頭頭是道耳以首段爲主者以無瑕戮人對面便是楚靈一生定案斷以末段爲主者以禍首在此一句直照從亂如歸起本也一點一畫都有其故豈漫然顛倒而已耶

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愎很也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賓筆右開○從○然○不○盡○往○往與求諸侯篇爲十三年楚弑其君傳正同此會申之諸侯也○提出爲後召而來句生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根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弭兵之盟自此敗矣從伐吳以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特提出一段笑柄來將戮慶封椒舉曰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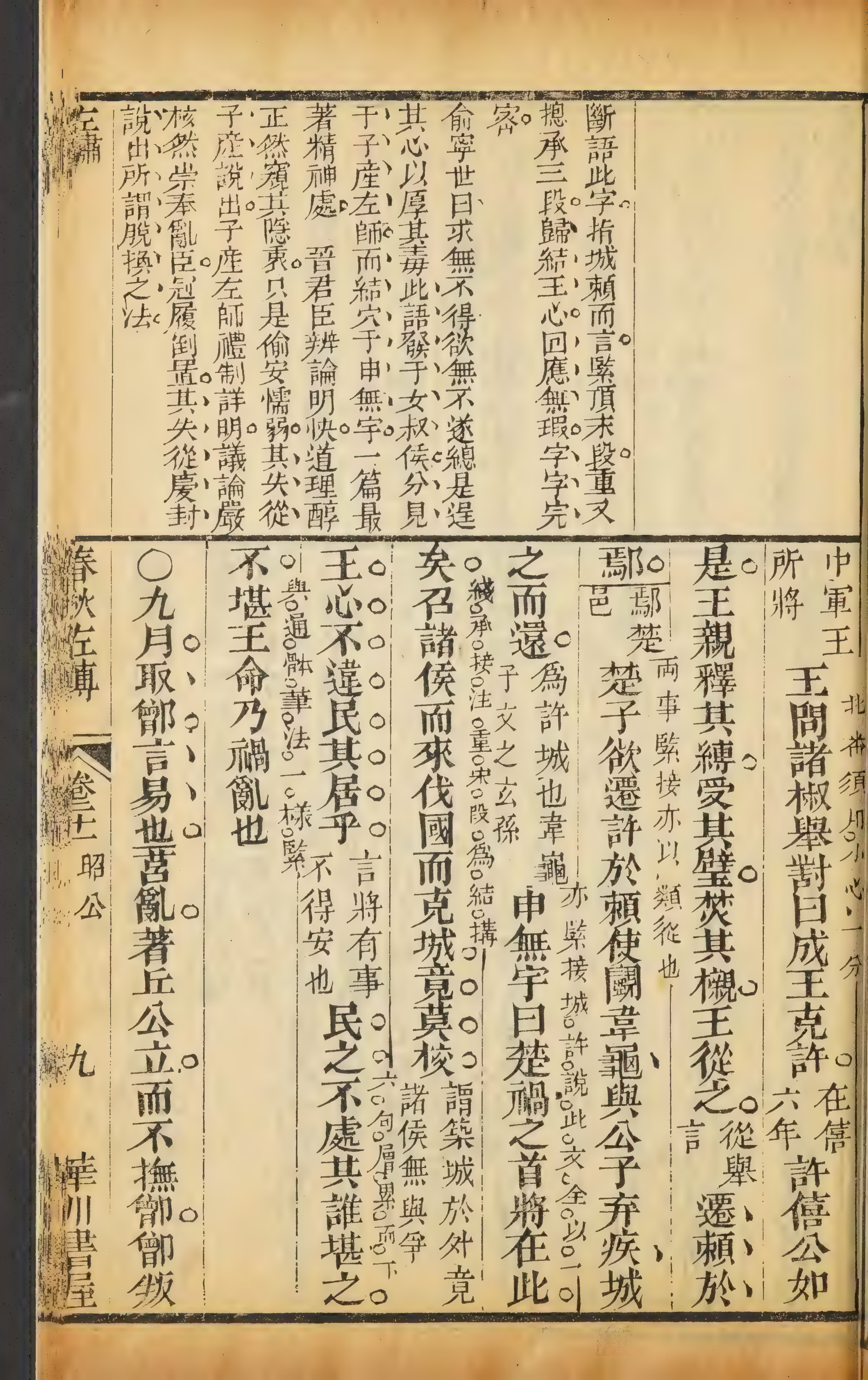
【林】楚假大義爲齊討慶封也

左繡

無瑕者可以戮人有實句無主句下文只說慶封不肯從戮而王之瑕在言表矣妙筆

慶封只輕輕反唇而其惡乃更加十倍真使聞者絕倒

聞無瑕者可以戮人頂門一針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補正謂弑君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黙而從戮可見丁逆殺是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出醜之極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越裝點越令下文出醜絕倒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林】襄二十五年盟于大宮曰不與崔慶者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添庶子臣而兼子添兄子尊而且親代之不但弱其孤諸侯不但盟大夫●正義曰此楚靈私盟不告魯而慶封知之也●按即指申會而言較快王使速殺之遂以接緊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



斷語此字指城賴而言緊頂末段重叉總承三段歸結王心回應無瑕字字完密

偷寧世曰求無不得欲無不遂總是逞其心以厚其毒此語發于女叔侯分見于子產左師而結穴于申無宇一篇最著精神處　晉君臣辨論明快道理醇正然窺其隱衷只是偷安懦弱其失從子産說出子産左師禮制詳明議論嚴核然崇奉亂臣冠履倒置其失從慶封說出所謂脫換之法

中軍王所將　北者須用小心一分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從舉言　遷賴於鄢　鄢楚邑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　兩事緊接亦以類從也　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　亦緊接城字許說此文全以一句。纔承。接。法。重。末。段。為結。構　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　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　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六句層累而下。學通篇筆法一樣緊　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九月取郿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

此篇作三段讀亦先敘後議體也首段一作一謗提起子產語畧言作之有利而詳言謗之無妨子寬語極言作之有儆而輕掉謗之莫解參差中正自針鋒相對于分應提句又極整極變字字有法也

國將若之何儆將若之何前後相對作章法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偪而無禮偪而無法調法亦兩兩相配是有意爲文者

此謗又在誰嗣歌後可見民之好惡無常不可狃也

兩曰取。二。敘事一。凡例都爲易字作註

著丘公去疾也

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逼叛而自來○著直居直據二反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京十一年●正義曰別賦謂已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一丘出兩丘之稅牛馬之屬卽周禮家征其夫征但十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也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爲尉氏所殺已爲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蠆敕邁反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

子產作用未免爲拘相公藉口要之能著眼苟利社稷二句則不以私意爲獨斷矣

作法凶語一字一金于論子產或未合而論凡作法者則千秋龜鑒也

末二句寫出杌索六馬回應謗語使人凜凜
因奔命而城三城以逼吳亦因奔命而罷不可城以息楚事本兩開交却從三

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也度法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子產自以爲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斬然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渾平聲(林)國氏子產以父字爲氏也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衞亡偪而無法偪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渾罕譏之正道子產權時救急

竦然作字明應謗字暗應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

左繡　城轉到不可城以成一串此牽搭之妙也

此篇當合下篇爲一首摠敘叔孫家禍本末以夢始以十終情事本聯結搆尤密見坊刻有直分爲二者有合爲一而刪去末段者皆未審于此文之章法者

東北有櫟亭○酇才河反●正義曰此楚櫟亭鄭櫟邑乃河南陽翟縣　以報朱方之役　朱方役在此年秋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　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　順　箴尹宜咎城鍾離　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　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彊其良反又居良反　倒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彭生楚大夫罷闕章龜城賴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　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　已入夢矣　寫出若迷　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

也

通篇作五大截讀起至其子長而後逆爲一截乃叔孫家禍緣起昭子即位至四國順之爲一截乃叔孫家禍結局中分兩大截田于丘蕕至乙卯卒寫豎牛禍叔孫于生前立昭子至以與南遺寫豎牛禍叔孫于死後末一段追敘初生占易以總結通篇段落最明槩看法

第一截又分兩節且志之以上句句伏及宣伯以下句句應去叔孫氏與不告而歸相伏應私爲食與獻以雉相伏應娶國氏與子明取之相伏應生兩壬與長使逆相伏應夢牛與寵牛相伏應兩號之曰牛爲眼日以牛爲家禍之主故伏應特詳其應前者又皆所以伏後也揔之只是提清線索之筆

聞而哭之

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僂力主反傴紆甫反深目而豭喙喙許穢反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才是眞夢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已則有今日之願盡忿言

重又入夢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曾召之立爲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

逆之以上安頓頭緒已畢丘蕕二句爲近事提綱下牛欲亂室又倒補前事錯綜入妙

中二截各分三節前三節殺孟丙逐仲

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夢之中又占夢焉寫出著述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林〕試號其名曰牛以驗所夢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夢夢極矣有寵長使爲政爲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相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好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逆其子當并逆國姜正義謂非逆其妻然則姜以何時歸而下云北婦人之客刵田於丘蕕丘蕕地名遂夢將醒矣此下入豎牛傳以一筆總提一波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

壬餒叔孫以前偶後奇爲段落後三節但路葬莚舍軍還西門以蜂腰鶴膝爲段落前截遇疾起疾急止後截貺使起取邑止而一則以欲亂其室而有之作摠領一則以使惡杜洩而去之作摠領章法眞有若綱在綱之妙也

前三節兩節以出入爲眼目一節以進退爲眼目皆文字自成片段處

兩節對寫于兩起句兩出入句都用整對是參差中著整齊法　殺孟以鐘逐仲以環恰作對仗奇事奇文

孟不皆

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 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 饗大夫以落之 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正義曰說文釁血祭也釁廟之禮雍人升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盇以血澆落之故曰落 丙亦夢 既具 饗禮具 使豎牛請日 請饗日 入弗謁 謁白也 惡 出命之日 詐命日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惡極 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林)盇豎牛投穆子所忌謂孟丙享公孫明以落鐘 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 殺孟丙 又起波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 萊書公御士名仲與公之私遊觀於公宮 惡 公與之環 賜王環 王又夢 使牛入示之 示叔孫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

一節單寫疾急三句是牽上搭下法杜洩見爲後三節作引是倒插法

凡寫豎牛種種變詐使人咋舌叔孫忠順一生乃亂一婦人遂爲此牛所困甚

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恠牛言）曰不見既（惡極）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遥接前遇疾）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夢耶醒耶）（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洩亦夢）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補正傳氏曰牛寵任日久洩卒不料其惡之至此未喻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之）（惡）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惡極）（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何不使婦人私爲食則）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

矣汪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　或以初生並易讒牛已定然不宿庚宗此牛何從而至君子之所以肯省躬弭變也號牛勝天夢不信十必信乎

後三節以中節舍中軍爲主經所書也首節叅不以路末節葬自西門一係叔帶一係南遺皆豎牛替身出頭謀去中軍則竟是豎牛正身出嘴前對季孫後使告殯獨寫兩邊賓主暸然而都以杜洩爲線索末更寫一助攻射目事只帶補逐仲召仲交尾于本截不重

牛立昭子而相之後交事無端先于此倒揷一筆奇妙　公使杜洩葬叔孫一葬字包乘路西門兩項在內舍軍事乃横揷之筆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婼敕略反〕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惝洩不與巳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左襄二十四年天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

左繡

此事若分作兩半讀則前文原爲叔孫豹卒作傳後文自爲舍中軍作傳乃其傳豹卒也舍軍事即帶起于前文之尾其傳舍軍也葬豹事又夾敘于後文之中二子雜讎附結于後昭子之立預伏于前分而爲二合而爲一于前則爲先經始事于後則爲後經終義錯綜串插亦足以觀斷續起伏之奇

乃使以葬已作結筆忽將後文舍軍倒插一筆作拖屋斷而復連以仕句爲提句跨節生枝文勢如飛樑閣楄史公越幾百年而有某某之事及蔡澤聞之往入秦也等都是此種筆法謂左氏爲洩天地之藏鑿古今之竅良不誣也　此等處自是編書者因年書事然作此看法亦復佳

兩層一串說

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

分承上兩層　是　是　是

正駁焉用語　葬事尚有一半在後此句虛說多

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誣叔孫以）欲去之（媚季孫）

插一句不了語作結又一佳法

〔經〕甲子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

〔杜〕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非國史無以知舍軍爲季氏專魯從祀爲陽虎專季氏矣

○楚殺其大夫屈

舍中軍於事為主于文則為賓看其先安頓正事後交斜正文作法一絲不亂也

因舍遡作寫得情助一特詳前事揔為

串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幕亡博反○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蚡扶粉反○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林〕景公卒子哀公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林〕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强也通吳以疲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正義曰襄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

左繡

竪牛誣叔孫下註脚耳不重在註解卑公室三字

以書使告于殯穿落本傳竪而便手法絕倒　使告曰不註何人之言乃遙應前夫子固欲去之明係竪牛所使也絕妙暗接法

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公公室彌卑矣●補正卻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為四也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只用輕筆。季孫不欲親其議物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

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正義曰以父兄歸公者尊公室也

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按此則孟氏更優于叔孫矣愚意當是不分父兄子弟直名取其半方見叔孫但臣子弟之賢耳

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

葬鮮者。遙接前乃使以葬受命于子叔孫即承前告殯故智而來小人伎倆只此而已。

二子各一○●使叔孫齊于孟氏不令獨享介名也 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以書使杜洩告於殯○爲牛所用季亦夢告叔孫之柩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投擲也 帥士而哭之○痛叔孫爲牛所用帶亦夢之見誣欲令爲法自斃也惡惡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正門●正義鮮少也叔仲帶以此言告仲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利其禍而已得專也●按鮮陸無音則少亦詩鼎反非多少義 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 杜洩曰卿喪自

三節不是出色寫杜洩乃是極寫豎牛于無可簸弄處簸弄也故本截只以豎牛為起訖。

帶遺皆許賂而獨取邑與遺以墊路。墊鮮說皆不行。遺特以助攻而酬之耳寫好人操縱在目。

第四截。寫昭子討亂。而二子得以報讐了結豎牛叔孫一案。夫子斷語不論穆子豎牛而單論昭子。贊昭子而豎牛之當誅。穆子之自取。皆在其中矣。史家有

○朝會禮也。○從生存朝覲之正路 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 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也 既葬而行 杜洩事畢 善杜洩能辟禍也 ○仲至自齊。○聞喪而來 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王也魯城內有天庭氏之盧於其上作庫 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事亦畢惡貫滿矣 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 ○昭子即位。逕接前立相即指下向使 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於亂而言 ●服云使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亂大和順之道

男抽一人作結之法此類是也
速寫豎牛奸惡使人叵耐讀至此處乃
撫掌稱快矣　豎牛卽為二子之子所
殺故法又卽見殺于昭子速殺之語乃
尤快也彼利其殺立而頓忘不共者尠
此能無愧死
以昭子作結如梨園之有團圓亦可以
止矣然于首尾照應篇法終未完容故
重又倒叙初生以收拾全局固知此兩
篇之當為一首也
末一截總提五句以下逐句分應都就
變爻作解却換出三樣應法應為子祀
點在于飛垂翼兩爻詞之前應將行餒
死祀點在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兩爻詞
之內應讒入則言必讒也在爻詞下我

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湊手殺牛亦夢矣）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語昭子）（一証不勞）（一証不可能）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為

出鹰名牛則其名曰牛在爻詞外添出末又醒爲子後句以收束將行歸祀指柳少不終句以收束讒入餓死此不但總結本截乃所以總結通篇也似此多端之文須得此重複之結始稱耳

子祀。奉祭。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此十二句

爲子祀　層之月

離爲日夷傷也日明傷

日之數十。甲至癸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

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晡布吳反昳田結反

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

食日爲二。公位

旦日爲三。卿位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爲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故曰其當旦乎

故曰爲子祀。

莊叔卿也卜豹爲卿故知爲子祀

此兩爻詞本是承上卻亦起下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

初生而筮自以後祀爲重故首尾凡說
兩遍前爲子祀盧說在點爻詞之前後
爲子後實說在解爻詞之後無不變者
吾子亞卿也連上句不連下句正解
不咳不廣之意末句少猶言畧有些不
足正應餒公社註欠明　又三日不食
但應餒字死字尚未出也故以不終我
足　少字即前餒字意亦可

光不足故當鳥鳥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
飛行故曰于飛 徐云看出奔寄 融於鳥爲
垂翼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
謙下之位故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看餒死奇 且位在三又
將辟難而行 非食時故日
三日 ○此○七○句○又○爲○下二層之冐 ○離艮合
不食 **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 體故 **於**
人爲言。艮爲言 **敗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 **故曰有攸往主人**。
○四字正應讒入又措下名牛 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
有言言必讒也 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 **純**
離爲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 **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
曰其名曰牛。離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

此節以鄭爲主兩勞一會事本不齊而文法必截教令整　于氾甚遠也于菟丘畧近矣于邢丘則不過即其送女所到而會之耳鑿寫四于字相形不堪爲下辱晉伏幾矣

一篇論斷文字却先虛問虛荅一遍然後實說妙在實說後一掉一結仍收應

吉謙不足飛不翔謙道沖退故飛不遠翔喪不峻翼不廣峻高也翼喪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爲子後乎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造生貳心以屈生爲莫敖生屈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遠于氾勞屈生于菟氏近氾菟氏皆鄭地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傳言楚彊諸侯畏敬其使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竟

起處兩虛着何等細針密線也
以知字換却善字又以儀字換却禮字
眼明手快犀利莫當
提禮字三項以政令爲主政令是本守
國得民是末不能行其政令自無以守
國而得民矣下三層分應一頭兩脚以
不知不圖不恤爲界畫前八句貼政令
次四句貼民次三句貼國本文甚明林
註前後蒙混皆緣忽于段落照應之法
耳
民食于他言四分公室民皆仰食于三
家故思莫在公正解失民註謂魯君與
民無異句法巧而于分應則訛矣
結叔侯知禮正是結魯侯不知禮也而
晉侯亦在言表矣只一點便住不更下
註脚註脚即在上文也筆法亦緊與起

禮（是禮揖讓之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以童心入而能習儀以亟在後世亦）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自難得）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此取行政令者一語斷盡昭公一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正義曰言公如民然求食于他也）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者）爲國君難將及身不

手相配是爲呼應有神
俞寧世曰辨禮儀與子大叔對趙簡子
同彼說得大此說得切先儒謂言魯以
諷晉誠然

此是左傳第一首警快辯駁文字除反
起反結外中分三大段讀首楚王以辱
晉爲得志故提一恥字反撲而入聖王
行禮至君亦圖之論理不可恥韓起之
下至芟不濟論勢不可恥中間晉之事
君至不然奈何論情不可恥又前段泛
論晉後段切論兩人中間則從晉轉到
兩人爲一篇之轉棙似蜂腰格也
又看楚子語前後兩得志一貼晉虛說
一貼兩人實說啓彊亦照此發論不然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儀爲急言以習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從順也敬而不失威

俞云數語已照定○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寬

申說一語是不亢

奈何以上泛論晉不可恥以下切論此兩人不可恥而上段論晉却先透上卿上大夫一筆以透下下段論兩人仍說到其餘遺守等以繳上兩截回環一片煞甚圓密

通篇大旨只在有備故開手一直提出就備字陪一禮字聖王一段先論禮之重城濮一段正論備之要而所謂備者有其人也乃楚未有人晉則大有人在于是極言韓起羊舌肸宗族甲兵之富強而終以遺守謀帥之莪不濟末段煞出無備收拾全文句句透快字字警醒一氣讀之直如風發泉湧逐節讀之時而正言時而反言既似放慢又似著急聲情躍然洞傳神之筆

不卑好註脚

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應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便是不顧禮偹○角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守門以羊舌肸不能辱晉只好○以辱此二人爲得肸足使爲司宮志可○矣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一頓一筆轉○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出妙論來○使人絕倒○○唐云○凡作三轉備況恥國乎呼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爲信享覜有璋○享覜也覜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覜他弔他彫二反

起手一段便作排句度通體文勢而顛爲之稱也　觀道以訓辭設楚王必欲見辱此公亦另有一首妙文矣

楚虐突發高論全無情理啓疆亦以詼諧應之說來又好惱又好笑也順應一可字便接連說兩不可字以反撲爲正喝數語直領全神

小有述職 諸侯適天子曰述職 大有巡功 ○天子巡守曰巡功 上四句泛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言務行禮 ○說此六句緊節來親說 ● 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 宴有好貨 ○宴飲以貨爲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 飧有陪鼎 ○熱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 入有郊勞 ○賓至逆勞之於郊 出有贈賄 ○去則贈之以貨賄 禮之至也 ○應○換頭法 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 失朝聘宴好之道 ○承上轉下 城濮之役 在僖二十八年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 在宣十一年言兵禍始于城濮 ○宕 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 在成十六年 ○暢說宕帶 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

從送女句發論故姻親薦女以親爲怨
凡作三處提掇
備之若何誰與重此重猶鎭撫之意誰
字即喝起人字字圓活杜註言怨重
便呆

君亦圖之不然奈何段段虛歇留于末
段官煞　看他處處作反撲之筆處處
提掇備字有一噴一醒之妙
孫月峯曰不然奈何四字是急辭截住
下遂用急辭承雖四皆字若排法然是
急勢正于急處見態

禮字
禮重之以睦和也君臣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
暢說上
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一醒備之若何爲備言何以誰其重此言怨重
多作開合頓跌令其自思
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耻之若其未有
又另換一頭
字新
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
薦亦與麇對
麇丘隕其郞二反
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
再醒
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
丙六對
提
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

左繡

逐項數說分兩遍又揔兩遍鋪張揚厲寫得紙上岌岌震動直是神來

一段中連數二十餘人但見其空靈不嫌其累墜讀絳縣老篇則算博士瞠乎其後今讀此文則點鬼簿走且僵矣

總束一○再

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 言非凡人○選悉戀反 韓襄

分○說

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正義曰三年傳韓須如齊逆少姜是其事也 箕襄邢帶 二人韓氏族

此三節說韓許

叔禽叔椒子羽 皆韓起庶子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成縣賦百乘也

此節說羊舌略分束兩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正義曰叔虎雖死其族猶在劉炫據世本以為別有季夙不知夙即虎也

兩○八

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叔向本羊舌氏食采于楊故又號楊肸

揔○提○亦○揔

輔韓須楊石 石叔向子食我也

再○揔

因其十家九縣 韓氏七羊

先結恥字後結備字應法匀而不板處處有筆。以反撲起仍以反撲收索性反撲痛快叢情病者爲之起舞憂者爲之破涕極奇極妙之文。韓起叔向本無輕重。但起句時提宣子如楚送女則此事以起爲主。又单叙叔向太叔問荅則此文又以向爲主。今以厚禮雙收而于叔向獨詳是回應起處一段文字未又单以勞圉不見作結是

舌氏四而言十室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 長轂九百 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再添此層有方至○○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 奮其武怒以報

○○又補出一人總見晉有倫處 伯華叔向兄 ○○○○ 伯中其大恥伯華謀之 中行伯魏舒帥之 行吳

○○○○ 收中段 ○○○ 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 失婚姻之親 ○收起各段○○○ 實無禮以速寇而

○歸重此句對他許多人所謂未有其人也逞心直○ 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應得赤○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謝薳啓彊○ 厚爲韓子

○俞云總是修心未泯 遺唯季反 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言叔向之多知 亦厚其

○起結恰應○ 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 圉鄭地名 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

回應起手一提句也只此兩筆賓主互用輕重適勻是何等精細奈何卤莽讀之

王或菴曰左傳自襄公以後文字簡練奇與不及前而浩瀚流轉波瀾横溢過之已開戰國西漢門戸凡文字隨時升降不能自作主張者庸手也不論人事之遠近聞與見之異同只有一副面具以爲文字者亦庸手也然則奈何曰因物爲文乃至文耳

書奔書至書賂三事連叙爲一然首尾點經有解而中無解者即以叙事爲解也將執而歸之待閒而伐之其危可知矣

故

○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自爲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贊子皮知是指點了桓子　○謂授子）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産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也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莒人愬于晉（愬曾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都以止字爲句）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閒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

此爲楚子伐吳作傳中間却詳蹶由詞令論文以吳爲主論事則以楚爲主故元以以蹶由歸結中段而重以懼吳待命結楚子也賓主互用左氏定法

通篇叙議兩屬意則一綫前以不設備而爲吳敗後以吳有備而不可入則脩之不可已也得失瞭然而蹶由一售妙論不惟自免釁鼓之不吉且以諂楚子而作之師亦未以禮也作斷脊楚子而蹶由在其中已

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會楚子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盛怒而來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俞云立案對照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于羅汭馹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蹶居衛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先作二番消遣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

起處極寫楚師之盛而反爲吳敗此騆
至之所以盛怒而來也刻本往往删去
跌落中段便無根而少力

分明不吉却接口說個吉字其所謂吉
者只在觀怒爲備一口咬定以下操縱
自如矣　文作兩半讀前半又分兩層
一層虛引一層實講此是正說後半亦
分兩層先就自己執進一步又就對面
推廣一步乃是翻說揭句句透發一吉

若說不吉便無可措辭與餚錫對秦伯意異而

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法同一一便認真說个卜字妙甚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

便又認真說个吉字妙甚觀筆作開

知之 言吳令龜如此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

使臣滋敝邑休怠 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

焉震電馮怒 馮盛也 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

老實還他一個倫法

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 完器備 其可以息師 息楚之師 難易

包結過吉字下又再轉一層補得周匝不忽便

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

似吳吉由不吉矣　又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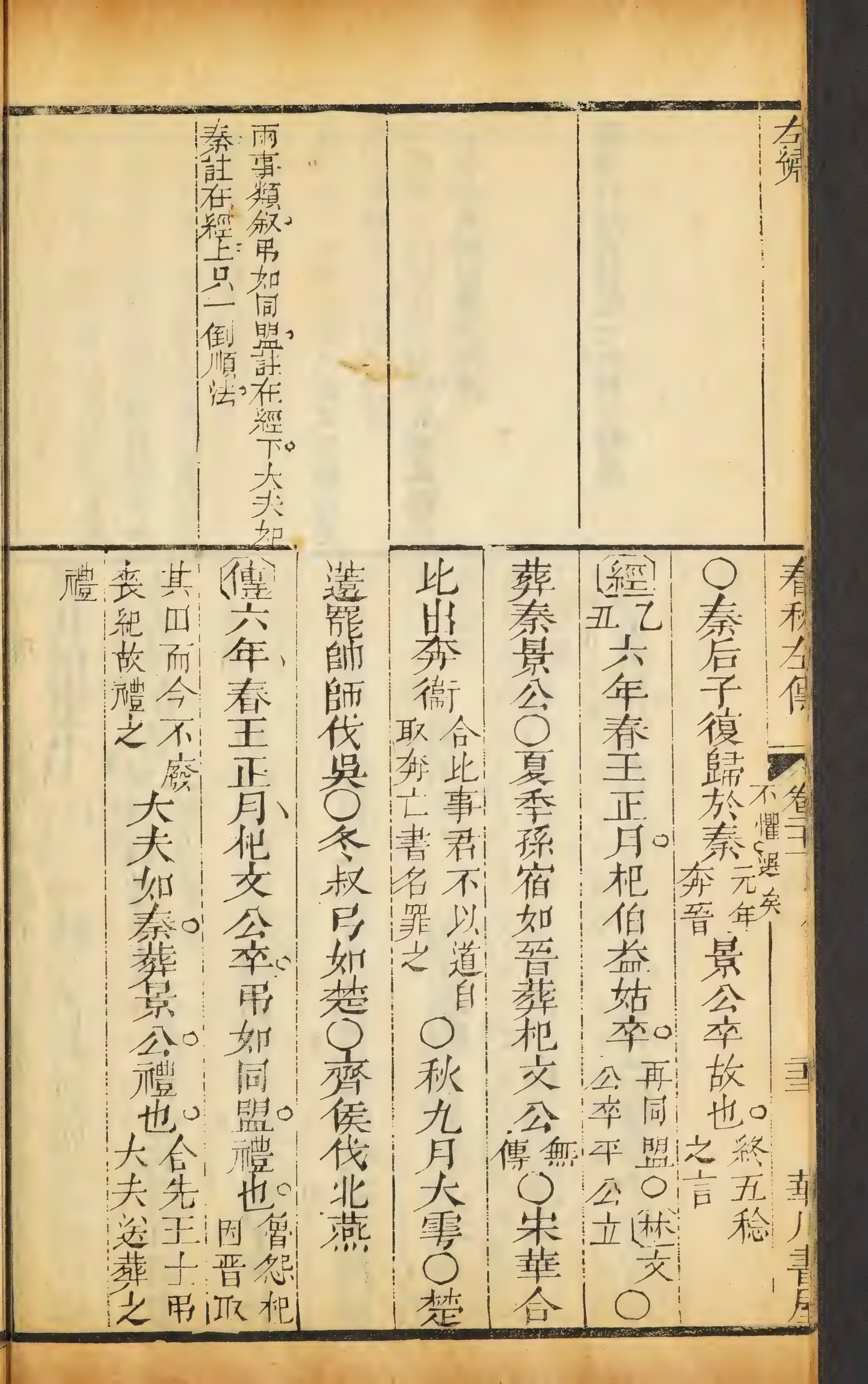
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

字也層轉層快筆舌互用之文一面籠絡一面恐喝末更將楚得意事翻轉看恰正搔著他癢處便是越叫他殺越不肯殺矣此等文實爲國策開山然蔚雋終讓前人獨步也

唐錫周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蹶由處處咳定使臣二字劇有深意又咀華以城濮之兆暗指宛春之執亦甚明切可補註疏所不及

應起作結可謂經一失長一智矣

一層上層是複說此層是複說十息是此前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半加倍一層說也城濮戰楚十吉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其救乃在邲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報楚意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備有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示也坻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直夷反俞云收案二句連讀所謂室怒而市色也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左頖

兩事類叙弔如同盟註在經下。大夫如秦註在經上只一倒順法

○秦后子復歸於秦。不懼選矣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乙五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林文公卒平公立○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此一事兩議格以叔向論刑書爲主士文伯從鑄上又出一論只是餘意然亦帶定爭辟合頭緒歸一否則歧出不成章法矣

叔向語除首二句空喝外當作兩截讀也每截又各有三層昔先王四句與今吾子七句對得失相形只作虛領民可任使一段與何辟之有一段對都說不爲刑辟之得民知有辟至皆叔世也與民知爭端至終子之世數句對都說爲刑辟之失以爭辟二字爲主正論鑿鑿有典有則之文

先王重刑之意凡作三層洗發議事以制是臨時斟酌不可禁一層是詳其齊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子產書 詒遺也 曰。始吾有虞於子 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己法 今則已矣 領起 已止也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 俞云一折 從大處做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閑防也 起 俞云數語在平日說 糾之以政 糾舉也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奉養也 賓句

制爲祿位以勸其從 勸從教 說到刑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淫放也 二折 文從大處做起 此在臨時說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聳懼也 再說到刑 教之以務 時所急 使之以和 說以使民 臨之以敬。涖之以彊 施之於事爲涖

左繡

民之方懼其末一層是端其道民之本猶求一層又擇其慎刑之人最寫得詳盡儁至也先王一層先說事後說教三辟一層便先說教後說事轉接處變動不拘命寧也曰刑之所禁者有盡禮之所防者無窮子產不以權宜救時而叔向却從源頭上上論一句一意精醇古雅評者謂是酷吏傳刑罰志藍本誠然

三折　揭是不爲刑辟

斷之以剛（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

方無爭心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德字作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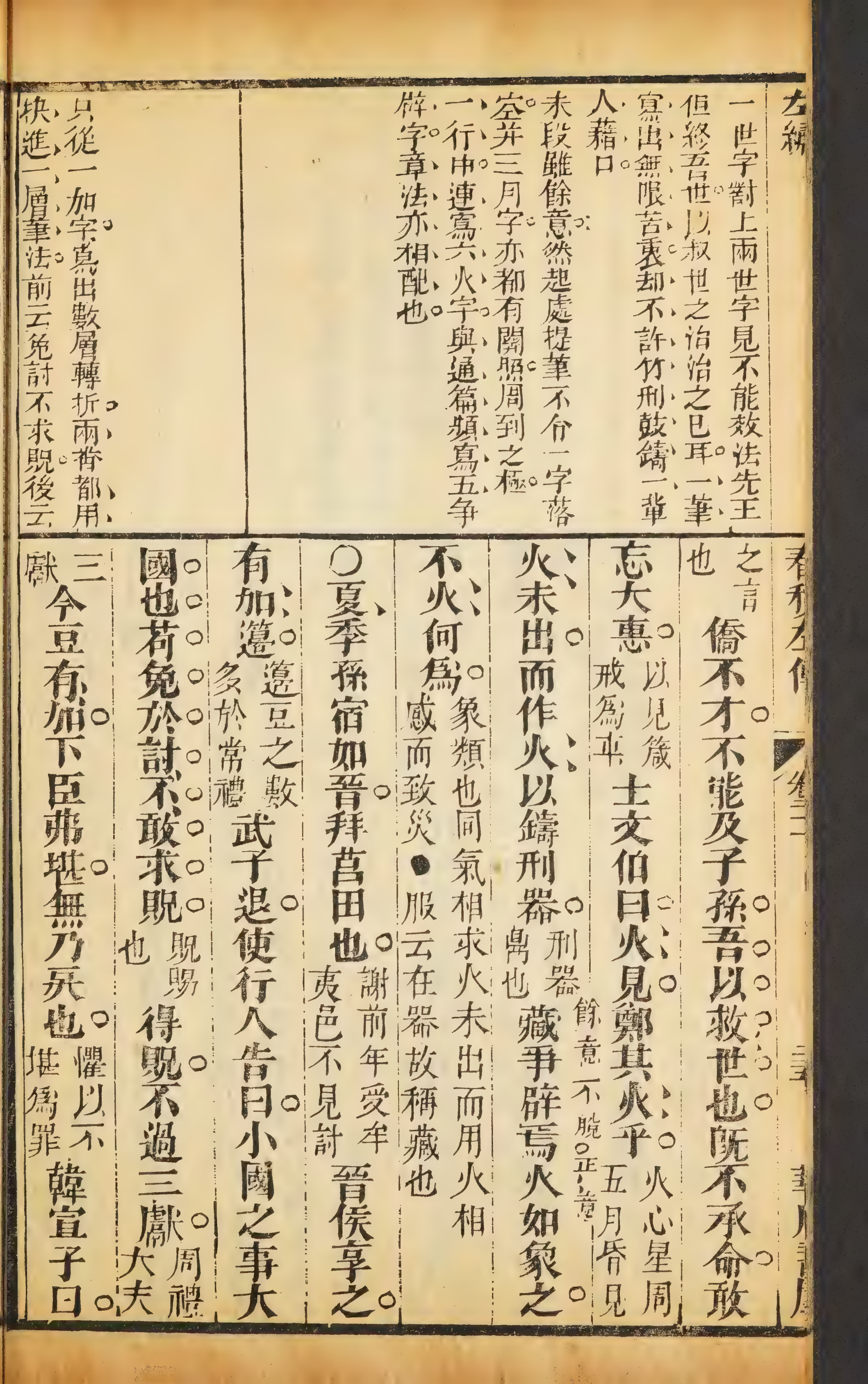
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巧一苦孝反）

帶起三亂政

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

林西仲曰、民有爭心徵書不忌等語。郎張乖崖以盜一錢笞吏吏云君能笞我不能殺我之說。可謂推勘入微。

○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正義曰三代皆取前世故事制以爲法子產亦采三代所聞見斷獄善者以爲書 目只○虛付○留于○下段○說透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書也 日靖四方 ○詩頌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孚信也 不用刑○何○有 如是何辟之有、 ○書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 刑書爲徵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錐刀末喻小事 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數改法 ○對○叔○世 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復報也●正義曰若如也誠如吾子



左繡

一世字對上兩世字見不能效法先王但終吾世以救世之治治之已耳一筆寫出無限苦衷却不許竹刑鼓鑄一輩人藉口

末段雖餘意然起處提筆不分一字落空并三月字亦都有關照周到之極

一行中連寫六火字與通篇頻寫五爭辟字章法亦相配也

只從一加字寫出數層轉折兩脊都用抉進一層筆法前云免討不求貺後云

之言也　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爲辠　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餘意不脫正意　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服云在器故稱藏也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　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也貺賜　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爲罪　韓宣子曰

寡君猶未敢是何等刻摯免討承拜莒田說落猶未敢即接寡君爲驩說落有加趨徹加止兩段各點一加字章法勻密極矣

此等假冠冕佯小心與習儀以亟者可謂是君是臣

此篇先案後斷却用由賓入主法柳譖合比而華亥爲徵本可連叙却將合比奔衛結過而以華亥另提重叙最是賓主段落分明處

公使視之公使代之兩段中以對句作縮結即盟北郭矣聞之久矣文調亦相

寡君以爲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正義曰會侯爵禮當七獻今但言有加未必過七獻也而言寡君猶未敢當謙耳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爲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

伊戾傳頭宋乃世有奄禍

左繡

準乃合傳遺範也

寫出儞反儞只用空筆引詩亦只將畏字一點輕快儁逸無比

征詩傳言叔向知禮是此篇以下截爲上弗逆乃逆一番議論情事已傾于趙子報韓子也一筆之中特以插叙弃疾過鄭有禮故作此斷而復起之格耳然

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俾使也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相

兩項連寫亦見弃疾自是可人而晉之所以待之者亭無失人之誚也益事別而脈自連矣

平叙四見詳略整錯變化有法

煞住上段以下另闢一境最有峰廻路轉之致

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本是結上却已動下無寧以善人爲則本是暗下却又映上字字圓澈

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地

詳

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

略

又

略

産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服云抽裂也

舍不爲暴主不慁賓慁患也往來如是鄭三卿

抱三句有精神

京賓轉主

皆知其將爲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

不當效辟但當作則兩意本對說文于上層從我而巳先透作則一筆下層則人之辟倒抱效辟一筆遂令兩對齒遥爲一又效辟提在首民則煞在尾中引詩書乎對章法參差中最整齊也

懼叛伐徐寫得蘧洩極其無罪敗師獲尹寫得楚人極其有罪至末一筆點出歸罪二字而其案已伏于師豫章而次于乾谿而句之中矣此不待斷而自了然者也絕妙手法

辟我衷 辟邪也衷正也 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言上教下效 從我而巳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 逸書則法也 無寧以善人為則 無寧寧也 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 此二句只承上作聯絡 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此二句方是引書正章 傳言叔向知禮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 儀楚徐大夫 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蘧洩伐徐 蘧洩楚大夫 綴師之罪分明在 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 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 吳人敗其師

此節連下齊平傳讀此處字字伏下篇
句句應是一篇先斷後案文字奇

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廐尹弃疾闘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薳
歸罪於薳洩不
洩而殺之以敗告故不書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正義曰上註不告故不書而此言弔敗者本自為聘聞敗因弔之故曰且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主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

丶丶丶。爲明年暨齊平傳〇士匄一作王正〇學本嘗可也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何妨爲介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文伯名古本亦有作正者

〔經〕丙寅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閒無異事故不重言燕從可知〇暨其器反〔林〕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蓋不予齊也 〇三月公如楚〇叔孫婼如齊涖盟 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〇婼敕略反又音𥜈 〇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元年大夫盟于虢○林 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

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春月暨齊平齊求之也 ○應不信 ○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

晏子言●正義曰下文久欲而不行 癸巳齊侯次于

卽是求之之狀燕知其意而行成耳 應有君之不貳

虢竟 ○虢燕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甕玉櫝之屬 應左右諂諛 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

動可也 ○應未嘗可也 晳齊大夫 二月戊午盟于濡上 ○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

此亦辯駁文字作三段讀首段見人名
有臣遞到執字次段見古人皆執仍結
到臣字末段直以盜目王一篇正論却
以諷刺隱語作結出人意表尤妙在王
亦以隱語戲語荅之風致絕佳
前半以臣字作骨後半以盜字作骨論
臣則連自亦算做君論盜則連王亦算
做盜皆絕倒語妙文未有不首尾相配
者
起手一行只作一引故後無照應然一
国兩君與誰非君臣人有十等一語未

易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應吾君照○應不入
水結將納簡公
○瑤王也櫝匱也斝耳玉爵○斝古雅反一音嫁禮
還記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鄭註斝畫禾稼也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
至於軫●正義禮
緯云天子旗九仞曳地諸侯七仞　芋尹無宇斷之曰
齊軫大夫五仞齊較士三仞齊首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
直作逋逃主
矣
實之
章華南郡華容縣○芋于付反斷音短●正義
曰芋是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
官不知　無宇之閽入焉　○有罪亡人　無宇執之有司弗
○有司宇
其故　○王字爲後兩層照應○　章華宮
與○王有司也　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宇也

嘗不相映有情

王將飲酒後亦無應筆却不知正爲末段戲語伏那當于言外得

數十臣前有領筆後有補筆極有間架

何遣樸無宇已得間矣

王將飲酒遇其歡也 無宇辭曰天子經畧 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 諸侯正封 封疆有定分 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 賓一不電言宮一言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何況年閥此四語便寓諷諧矣 毛草也○林君者天子諸侯之總名●按無宇本意連大夫皆在內看大夫臣士以下自明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濱涯也 天有十日 甲至癸 人有十等 王至下臺 所以事土土所以其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馬有圉牛有牧 養馬曰圉養牛曰牧●瑩齋要畧云目營爲厶八厶爲公言正無私也大

將焉執之始問之無乃闕乎無乃不可乎叠語之盜存所在則直剌之行文由寬而緊不突文不竭也

將亡字引出盜字將盜字轉出盜有所在妙意層吐有春山出雲之樂

本只注意盜有所在一句因不好便說先透個與盜同罪却將王事之闕縮住再透個逋逃主又將則紂不可縮住然後輕輕扯二文之法將盜有所在如盡龍點睛一點便活所以能解楚子之願而答之戲也否則自來無此唐突諫臣又安得有此唐突文耶

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臯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臯舉衆事也隷隷屬于吏也僚勞也其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 按說文厶古私字八古背字 昱只盧

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

俞云逃入例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 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 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 楚文王 作僕區之法 僕區刑書名○區烏侯反又如字●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 曰盜所隱器 又云竊賄隱盜所得器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 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背逃故 言皆 將逃 杏類隹下再 王事無乃闕

一句答他臣字一句答他盜字只此二華其收應又何容也　而臣妙爾之臣也亦尖冷語

此篇爲公如楚作傳先敘啓疆臣能得魯君語及來召之辭以見公之如楚出于不得已也蒙襄公祖道其勉强可知以不能相儀者爲介又可見此行之殊

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林亡人歸紂如魚集于淵獸集于藪也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　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　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爲葬靈王張本　遂赦之○赦無宇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正義曰雜記廟成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鄭註不神之也考則盛食以落之按不釁似

艸艸矣

敘魯事却敘楚語于前史家往往甚愛乙支不欲另傳即寄于甲傳中也孟僖事亦附敘之例然此數語要當載公至自楚篇之首乃得

前一能字末兩不能字相映處正見楚強魯弱啓疆之所以哆口召公也如此看無一字閒

啓疆語委婉曲折揔以蜀盟為口舌凡四點蜀字為一篇之線宗後半須點祖道行不行及兩不能皆暗暗與之相配成片段也是一首極湛極轉文字

無祭而言祭之為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大之雖不如以血塗廟亦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也

已藏一篇妙文

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

衡父

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忍先君之好將使

與魯君何于亦然孛强　未盟已彰

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

故遠引蜀盟此無聊之思而各特工

于蜀

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衡

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

此三句述宗廟語乃插敘法不當連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

冀魯朝

傳序二句讀

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

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

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

襄公二十八年

孤與其二三臣悼

如楚臨康王喪

受命于蜀句作提以下分作兩層而每層各有兩意前一層未至者固不能忘辱臨者又不算數曲說得妙後一層君若來則不敢望蜀以要盟若不來則必將見蜀以請貺恐喝得妙參差中極整齊也

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遑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趾足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

唐云意中不過欲得魯侯便

一將質子來責情巧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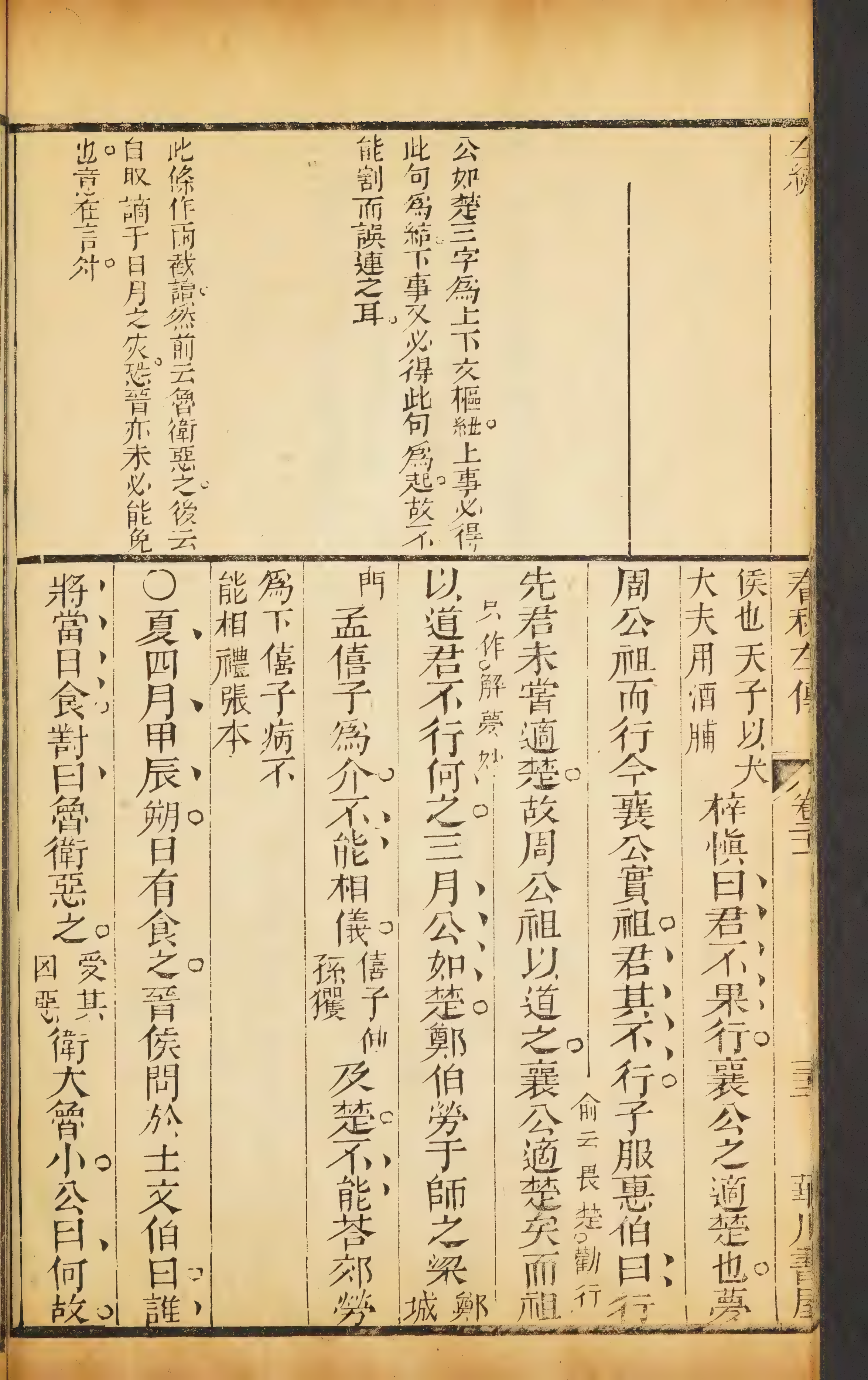
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

宇字輕活

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林問成公所賜何不踐言公將往夢

而構先君分應起處

襄公祖祖祭道神●師古曰黃帝子纍祖好遠遊卒于道後人以爲行神鄭周禮大馭犯軷註行山曰軷祀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詩云取羝以軷謂諸



公如楚三字爲上下文樞紐。上事必得此句爲締下事。又必得此句爲起。故不能割而誤連之耳。

此條作兩截讀。然前云魯衛惡之。後云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恐晉亦未必能免也。意在言外。

侯也天子以犬大夫用酒脯　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俞云畏楚勸行只作解夢妙。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荅郊勞。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前云去衛地如魯地是論數後云國無政不用善是論理一日受一日取兩兩相對而意實相承中間引詩恰作上下轉棙絕妙章法

引詩作問語亦一變調也

魯衛說四遍政字說三遍分三項皆相配處疏密適均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正義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註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本以衛字對上魯字却以君字對下卿字句法圓甚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連上災字來謫譴于日月之災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杞田不盡歸季孫隱占必多此番來治獨以成塞分明做別人不著此謝息之所以必故靳之而季氏之所以必故索之也至以桃易成又益萊柞則桃蒲于成觀公歛陽無成是無孟氏之說而可知已

謝息言簡而意盡季孫意饒而詞曲謝語先理而後情季語先害而後利國策恣道源于此種矣　季語以不如與之句為關棙上是晉之害下是孟之利未用雙收筆最圓到

治杞守成起結凡作兩層提應章法明整

擇人 擇賢人 二曰因民 因民所利而利之 三曰從時 順四時之所務

○晉人來治杞田 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 季孫將以成與之 成孟氏邑 謝息為孟孫守不可 謝息僖子家臣 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 挈缾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 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 雖吾子亦有猜焉 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 今言不見夫子亦不能免 季孫曰 便就他從君說 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言晉罪君之至楚 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 言 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 候晉閒隙可復伐杞取之 外見你一人也未必守得定 吾與

惜不記其名。所謂一部好鬚者耶。

語語稱賀，却語語恐喝。此等文亦國策之藍本也。國策于賀下添却一弔語，快而未免痕迹。此則弔即藏于賀中，尤隱秀有餘味。

子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虛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

句句是哄孩子語，絕倒。

井解猜字——故意作難

○柞子洛反又音昨 乃遷于桃。謝息遷也 晉人爲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 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先夸魯侯○鬣力輒反●正義吳楚之人少鬚故選長鬣者相禮也 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賈逵以爲寶金可以爲劍大屈金所生地名 旣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

奇稱

西 南 圓甚 北

設公不語啓疆言餂必當費辭戰國人一見便賀巧捷故後來居上矣

此篇兩截與弃疾報聘格法相似但彼處叙議各見此則皆係子産之言微不同耳子産聘晉似單爲歸田而來黄熊一論不過因私問附及覩結處特爲韓宣子完局可以得此文之賓主矣　前半兩點韓子便爲後半作引後半凡五點宣子線索甚明

實沈篇直問何神故只須直叙此鷩問厲鬼便應先作一解此相題行文耳然論章法則歸田語諫和另是一種辭氣故此處亦須作周旋語以配之盖筆

分明說得相人却仍歸結到賀上詐甚

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老世事語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熊亦作能三足鼈以獸非

壘各有異味不知此不免有背膺相刿之訛矣

為豐民歸田本不重為豐謀而重為國謀然竟以敝邑為辭未免過于畏葸看他只從其子做個話頭說到疆場之言又只是將敝邑作伴說委婉曲折極斟

入水之物也而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今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豈鯀化為二物乎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 ○語○譏○世○情

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 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 知趣 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貫重 施將懼 俞云○語○九○五○轉○理○勢○俱○徹

酌盡善之文

州田久爲韓子所貪但初言碍乎不便啓齒耳子產明眼覷破便句句爲他留地步私致諸子吾子取州與論厲鬼同一老世事語也妙絕

子爲六政吾子爲政兩句乃上下截關照語不得略過

此篇先敘後議敘處極其奇特議處極其精微通體似以前奇後偶立格然公孫洩只是陪客故敘議皆只輕寫而首尾全重伯有也乃其理則互相發矣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而罪鄭○屬音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

此巧于受州者也

整鍊

所慮在此

曲新

突如而起書經中竟有一伯有活跳出來是爲入神之筆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

唐錫周曰前半畫鬼工絕後半談鬼精絕前半畫鬼筆筆凌空妙在極變幻後半談鬼筆筆沉著妙在極平常

起句乃是國人愈懼下文字然移之于後而以或夢從頭順敘則同此數語而

左繡

而行也 介甲 孫云當是鬼前知帶段死期以恐國人 非真能殺人也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壬子六年三月三日 駟帶助子晳殺伯有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 段卽豐氏當言駟氏黨乃轉寫之誤 徐云適對鑄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刑書句如此紀年月方有色澤反先引

此年正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立寅妙

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 鬼歸也 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 子孔不爲厲問何爲

復立 洩

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 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

一奇一庸不啻霄壤文章死生只於落筆爭先後也　作文全要起得得勢得神此爲第一

鍾伯敬曰即此一事大道理大機權皆在其内不媚不信四字至圓至捷至深

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　從政有所反者以解說民心○說如字又始鋭反之以取媚也　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言從政本有當道今反之以順民心也　不媚不信　○說而後信之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　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魄形也　既生魄陽曰魂　○陽神氣也●正義曰附形之靈爲魄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也附氣之神爲魂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也魄在前而魂在後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孝經說云魄白也魂芸也形有體質取明白爲名氣唯噓吸取芸動爲義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　用物精多則魂

○可得媚于○庶人義世有守義而怫民者其未講于此也

映○首○段○董○有○餘○勁

徐云然則用理

連寫四之字三其字四矣字筆氣與起手一段相配此照應之以神不以形者

一篇說鬼文字前半處置何等合宜後半註解何等明白不作模糊組捏見識子瞻强人未必過於此樂也

前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至所以爲鬼者尚未說破故須此處透發始足

精多者更若何

魄强物權勢○[林]居移氣故魂强養移體故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林]精者神之未著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積精而至于神積爽而至于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强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林]去疾輒良霄三世執鄭政鄭雖無腆腆厚也

引諺只作無腆註腳筆意閑逸

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蕞在最反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林]其用權勢則甚弘大其致精爽則甚衆多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强死能爲鬼不亦

二　三　應起能字

左繡

口口不敢擇位不敢求位而古制本官明明說個光景與他而一聽其所寘是極善說人情討分上者

古之制也朔于敝邑提束順逆交接有

宜乎○縣得有力傳言子產之博敏無乃爲伯有所憑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相困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罕朔殺罕魋●魋子皮弟正義曰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與魋乃從父昆弟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徒以子產故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

法何位敢擇又敢求位句法順逆起結有法摠于擊得變故佳

此篇是兩事類敘體晉如衛弔且反戚田周如衛弔且追命襄公事本一對而一從晉一邊說入一從衛一邊說入則變前兩事用倒承後兩事用順承則又變一反田之故敘于前一追命之詞敘于後則又變分明以議論包敘事一順一倒爲章法者

起處單提衛襄公卒一筆便藏下兩大

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馬師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産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爲子産故使降一等不以罪降○林嬖大夫下大夫也朔本亞大夫今從下大夫是但降一等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林謂襄二十六年晉疆戚田取懿氏邑六十以與林父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鶺鴒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

左繡

節情事左氏最是提筆處有作意

反田則口口兄弟追命則口口先王是

一首親親文字

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 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 不相弔恤 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 嗣新君也 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傳言戚田所由還衛 衛孫悳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簡公王卿士也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 陟恪疑陟降之訛 余敢忘高圉亞圉 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周本紀高圉公劉玄孫之孫高圉生亞圉大王

此篇先案後斷以叙事串議論其章法直與澤陂菡萏相似起結不必言中間以將死名大夫及獲殁屬二子相呼應無以立與定其位相呼應將有達者與必有達人相呼應滅宋授宋與若不當世相呼應乃至三命益共與其共如是緊相呼應拋裏與銘作中權四面層伏層應無一筆漏無一筆偏圓潤精微為傳中第一首極整極奇之作

反復稱嘆極寫得心悅誠服意思出

唐錫周曰起處一行是正文却用虛寫及其將死以下是証佐偏用實筆最是虛實互用絕妙法　愚意起處固是補

亶父之祖也○按此只不忘先王親親之意註似鑿

能不能首尾緊對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病已乃講學之講習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家語本姓篇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公金父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禍奔魯生伯夏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其祖弗父

本編

過正義中屬二子師事仲尼不當作証佐看益燕翼詒謀尤補過之大者看兩仲尼連寫自與遙接前文者不同

韓友一日魯之善相禮者多矣不如不善相禮者能識一聖人已足千古 能遣子從頁師遊便增已令聞矣爲人君而建太子可不妙選宮僚哉

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不能相儀想像是一木強人故于此考父廟之鼎銘三復有味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僂力主反傴紆羽反亦莫余敢侮亦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饘鬻餬屬言至儉○正義餬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仲也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之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俞寧世曰成王顧命之言曾子易簀之語孟僖學禮之訓先王戒禪之書見古人力學至死不衰今人以博科第爲傳經分田宅爲身後何曾曉此等議論也弗父何之讓德正考父之謙德隱而不彰歷世栽培乃誕至聖不獨成湯微子之廕也積善餘慶匪朝伊夕士大夫其勉之

覊何人斯其必非善處人骨肉之間者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正義曰南宮氏也敬諡叔字也又字容又字括名說一名縚又曰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丘明意尊之而失事實猶陳桓未死言諡也○按此說亦拘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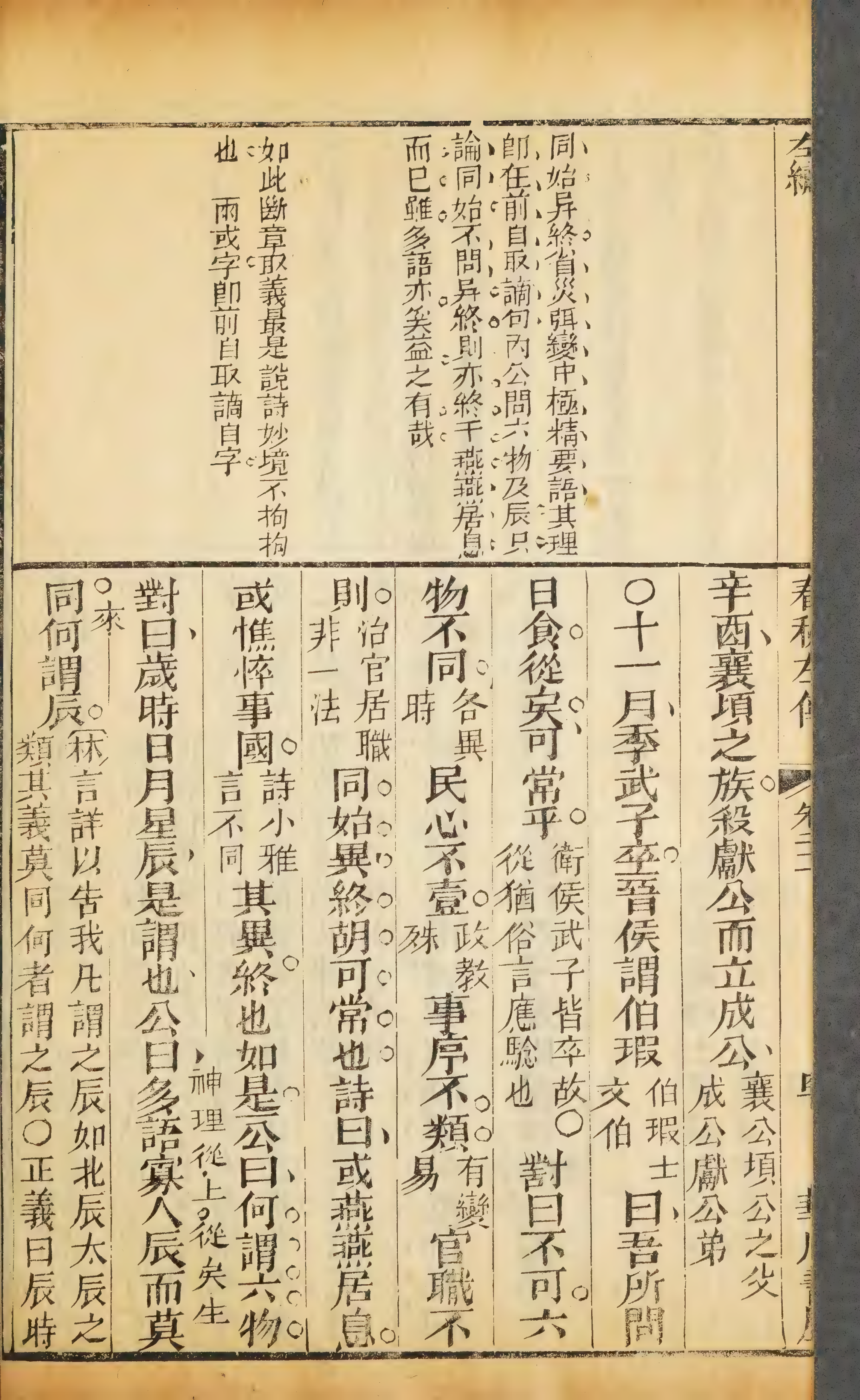
知禮則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單獻公弃親用覊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覊寄客也冬十月

同始異終省災弭變中極精要語其理即在前自取謫句內公問六物及辰只論同始不問異終則亦終于燕燕居息而已雖多語亦奚益之有哉

如此斷章取義最是說詩妙境不拘拘也　兩或字即前自取謫自字

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獻公弟○十一月季武子至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從猶俗言應驗也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神理從上從矢生○來同何謂辰○林言詳以告我凡謂之辰如北辰太辰之類其義莫同何者謂之辰○正義曰辰時



此篇先叙後議先夢後卜事固極奇文亦極變也　不過為立衛靈公作傳却從頭說夢說卜寫出許多奇奇妙妙然後一筆結出故孔成子立靈公行文有萬壑爭流之樂

平叙孔成史朝同夢奉無賓主結處孔成子立靈公則重在孔矣看其先叙孔夢著一立字為後文伏案于史只著一相字輕重已見然斷易出自史朝則以史朝告夢讓其出一頭地而仍以筮易屬之孔成歸到立靈公作結只此幾筆

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　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正義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宣姜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婤音周又直周反姶烏荅反縶張立反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

兩夢叔置小別只字順逆見筆

兩夢一束也

巧中耶迎

左綉

賓主互用並行不背而輕重秩然多少

細心在

史朝解易作兩層讀前一層解筮元後

一層解筮繇筮元用重筆先解元亨而

實以康叔名之次解利建侯而實以二

卦皆云耒又雙承作斷句句著實發繇

用輕筆只從弱足者居對面相形而各

以所利仍雙綰作結實全詳畧字字分

明也

前重講筮元郤輕插孟非人也一筆後

輕講筮繇郤重插侯主社稷一筆容甚

合耶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專屬

意于此人

享衛國主其社稷辭○合著○○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此是免

｜意思不過耳

立縶尚克嘉之嘉善也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

兩筮亦二一束、、解得直捷有成竹故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

綰定○夢說有法○

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

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一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

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屯

二卦皆云。輕帶屯之比。爻詞弱足者居重講屯之比爻詞應上兩筮不板不偏有法

卦皆有建侯之文。初卜屯彖辭曰利建侯次卜屯初九爻辭亦曰利建侯正義謂前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縶之卦者誤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補正曰屯初九爻辭磐桓利居貞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自昔以居字為句也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數句以主社稷為主應前語也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兩利字恰對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